

122 2566

UBCHEA ARCHIVES
COLLEGE FILES
RG 11

FUKIEN
Per. Publications
Fukien Culture 1932

CHINA UNION UNIVERSITIES
CENTRAL OFFICE

福建文化

第一集 第三期

一九三二年四月

目 錄

從國難說到鄭成功..... 治心

從地理民族學術的變遷說到研究福建文化的途徑..... 王孝泉

歌謠(園棚下)..... 鄭仲孚

福建文化研究書目.....(第三續)..... 金雲銘

定 價 每 册 大 洋 五 分

發 行 處 福建協和大學福建文化研究會

從國難說到鄭成功

治 心

第一期上曾經大畧提到剿滅倭寇的戚繼光，我在寫戚繼光的時候，充滿着熱烈的希望，希望現在再產生出一個戚繼光來，把今日橫行無忌不講公理的倭寇剷除。

戚繼光不是福建人而為福建謀幸福，宜乎福建人都沒齒不忘他；但另有一福建人，也曾做過一番烈烈轟轟的事業，而却為福建人所遺忘的，伊何人？鄭成功是。

戚繼光是以打倒倭寇而著名，而鄭成功在血統上却與日本人有些關係，帶幾分大和民族的血性。他們倆的事功不同，結果的成敗也不一樣，但他們却有一共同之點，都是矢忠于國家。一則為國家除患，不惜犧牲一己的精力，成就偉大的勳業；一則為國家謀恢復，作最後之掙扎，事雖不成。其忠貞之氣，實足貫日月而泣鬼神，固不可以成敗論英雄也。

關於研究鄭成功生平的材料，很不容易得到，明史中沒有他的傳記。最初我所見到的，只有鹿樵紀聞，（是書自署婁東梅村野史所著，計三卷，記明清鼎革時的逸聞軼事四十一條。）記鄭成功之亂一條，可算得簡短的鄭成功傳紀。另外有黃黎洲的行朝錄，記明末唐王桂王等軼事極詳，中有賜姓始末，鄭成功傳兩篇，尤為詳盡。在曹大來靖海紀略中，亦可考見鄭芝龍的受撫情形。最近中大語史週刊第一期有薛澄清著鄭成功歷史研究的發端，及第四十一期有梁塵著廣陽雜記中的鄭成功事蹟，周勝皋編台灣鄭氏大事年表，大都取材于上列三種及清江日昇著台灣外紀，林謙光著台灣紀畧…等書，旁及福建通志，台灣通史，錢牧齋初學集…等。從這些材料，可以了解到鄭成功的忠貞亮節，用紹介之。

欲知鄭成功生年，可從鹿樵紀聞所紀死年推算，其曰：『辛丑三月，成功兵至澎湖……復居臺灣，其年夏，成功病死』他書則云其死于壬寅。亦有謂其死于癸卯，辛丑乃永歷十五年，即一六六一，而台灣外紀行朝錄皆謂其死于永歷十六年，年三十九；是非辛丑而為壬寅矣。周勝皋大事年表，則謂成功卒于永歷十七年，年三十

從國難說到鄭成功

九。考周氏年表，其紀年皆較遲一年。大約壬寅之說較可信靠，如此，則上溯三十九年，則成功之生，當在明天啓四年，即一六二四年。初名森字大木，成功之名乃隆武所賜，隆武即立于福州之唐王。臺灣外紀云：「隆武即位福建，龔瀟達引其子肇基陛見，隆武賜姓朱。芝龍聞知，次日亦引其子森入見，隆武奇其狀，問之。對答如流，隆武撫森背曰：『恨朕無女妻卿，遂賜國姓，賜名成功，』從此人皆稱他爲國姓公或賜姓公而不名。瀟達乃成功叔，初名芝彪，芝龍之弟也。芝龍字飛黃，泉州南安石井人，幼隨巨商至日本爲縫紉，無意中與日本寡婦翁氏奇過，後乃娶爲妻，據臺灣外紀卷二曰：「鄭芝龍幼逃入日本，爲人縫紉以餬其口，餘貲三錢，縫衣領中失去，旁皇于路以求之，不得而泣。有倭婦新寡，立于門內，見而問之。芝龍告以故。婦曰：以汝材力，三百萬亦如拾芥，三錢何至于是！蓋其婦夜有異夢，如韓蕲王之夫人也。遂以厚貲賜之，而與之夜合，芝龍得志，取以爲室，即賜姓之母也」。是婦爲長崎王族女，生子森，即賜姓，在日本生長，至七歲始來中國。成功二十一歲時，日本長崎王始送其母來華。芝龍曾先附巨商歸，中途遇盜，盜魁顏振泉愛之，任爲頭目，後衆推之爲魁。崇禎元年受撫，（參靖海紀畧）任參將，這時候明室已頻于滅亡，李自成陷北京，崇禎自縊，芝龍乃與蘇觀生張肯堂等擁立唐王于福州，即隆武，以期恢復明社。成功頗得隆武眷愛，清兵陷福州時，芝龍挾隆武退保漳泉，清廷啖芝龍以王爵，約他投降，成功獨諫其父，芝龍怒罵而不聽。行朝錄鄭成功傳有「成功泣諫其父曰：『父教子忠，不聞以貳，且北朝何信之有！』芝龍嗤其妄」，成功乃密奏隆武，告以「臣父臣叔，皆儂巨測，陛下宜自爲計，」與帝相持痛哭。帝曰：「汝能從我行乎？」對曰：「臣從陛下，亦何能爲，當捐軀別圖以報陛下耳。」清兵挾芝龍北去，又侮辱其婦女，日本女一成功母一不願去而自縊死。賜姓始末有曰：北兵至安海，大事淫掠，成功母亦被淫，自縊死。成功既痛其母的死于非命，又憤其父的屢諫不聽，便悲歌慷慨，以謀舉兵。成功本一書生，曾入江寧太學，受業于錢謙益門下，（芝龍亦曾受知于牧齋，嘗稱芝龍慷慨赴義，習知海上情形，以薦于朝。）至是乃焚儒巾，與陳輝施烺等九十餘人插盟，浮海據南澳，一香山縣屬

從國難說到鄭成功

一海島一圖恢復明室。時隆武已爲清滅，或云潛逃爲僧，成功猶奉隆武年號，嘗稱『忠孝伯招討大將軍罪臣朱成功』，可以見其志矣。第二年聞永歷卽位于肇慶，則歸自南澳，據廈門金門兩島，奉永歷正朔，受封爲延平王。部下異常精悍，分南北兩部，稱南郎北郎，南郎皆閩廣人，爲芝龍舊部，北郎爲江浙人及招募新部。有稱爲鐵人的，皆偉軀多力，周身被鐵，畫朱碧彪文，持巨斧斫敵，遇者披靡。清廷憚之，屢挾其父以招降，許封以漳泉惠潮四府，令島中薙髮，成功謝曰：『大邦若存此彈丸，以延有明一綫，請從安南朝鮮例，不廢貢職。若不以爲然，則以唯命是聽。』臺灣外紀記清廷招降不一次，『永歷七年，其父芝龍遣李德諭令投誠。八年芝龍復遣人及總督劉清泰書招之降，六月劉清泰芝龍再招之。九年六月劉清泰又招之，皆不應。清廷怒，置其父于高牆，戍其叔芝豹于寧古塔。又令貝勒世子羅托統滿漢官兵平海，貝勒又遣使齎諭招之，成功更拒而不納。十年冬巡撫又招之，不應。堅持不薙髮，奉明祀，仿朝鮮例，後成功雖死，其子經亦堅持其先王之旨，不肯降』。卒因屢招不降，使其父及居於北方的家人，盡見誅戮，其守志不屈如此，直可與文文山媲美。

至其生平的戰功，舉師北伐，出崇明，破瓜州，進取金陵，聲勢浩蕩，長江南北，相率來附者，有四府，二十四州縣，金陵已震動，指日可下，卒因將驕輕敵，遂至失敗。這一次的失敗，損失至鉅，將領死於是役者甚多，精粹幾盡，死難人中以甘輝爲最慷慨英烈，大有顏常山氣慨，當其未死事前，曾進諫成功速戰，成功不聽，致墮敵計，後乃悔曰：『吾早從將軍言，不至此，十年之功，隳於一旦。』又有張煌言，亦屢立戰功，至是同退歸漳廈，軍威復振，卒以降清同志黃梧施琅等的詭謀，不得已棄漳廈而取臺灣。（黃梧本漳州平和縣一皂隸，與戶役賴玉謀降成功，成功拔以爲將，使守海澄。海澄爲成功軍械糧餉儲藏之所，爲金廈兩島門戶，黃梧爲利祿所誘，竟背成功而降清廷，且獻攻取金廈之策，一卽條陳平海五策，一施琅也是起身行伍，與成功最先共同起義的人，原本相得，至是亦降清，且後來平臺灣，滅鄭氏，就是這個人。臺灣原爲鄭氏最初經營之地，當崇禎時閩地大旱，芝龍招

從國難說到鄭成功

集流民，傾家資，買許多耕牛粟麥分給他們，令往臺灣開墾，等到芝龍投降清朝，臺灣便為荷蘭人所據有。臺灣形勢極佳，為金廈東南一海島，周袤三千餘里，環繞有三十六嶼，澎湖為其門戶，灣處都有炮台，設巨炮守之，甚不易攻。東有鹿耳門，海道紆折，山羅礁擁，險阻異常。當成功江南失敗，回守廈門，念金廈逼近內地，恐不易守，又加以黃梧等攻取金廈之策如果實現，勢必疲于奔命，本思由澎湖東取臺灣。適有荷蘭通事何斌，以地圖來獻，陳可取狀，於是率師至澎湖，濤漲丈餘，大小戰艦啣尾而渡，入鹿耳門，荷蘭人驚為自天而降，攻戰兩月，荷蘭人悉降，縱令歸國，臺灣遂為成功所有。荷蘭人始終不忘其地，後來幫助清廷攻打，卒為所亡。)逾年成功病歿，臺灣外紀記其死狀，『五月朔日，成功感風寒，但日強趨登將臺，手持千里鏡望澎湖有舟來否？初八又登台觀望，回書室冠帶請太祖祖訓出，禮畢，坐胡床，命左右進酒，折閱三帙，輒飲一杯，至第三帙，嘆曰：吾有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也？以兩手攀其面而逝。』行朝錄云『成功治家嚴刻，長子經居島，頗耽聲色，狎老女，與乳媪通，生子，成功聞之大怒，令黃昱洪有鼎至島，諭鄭泰監殺經及經母』這一段事，梁響遂疑經買通左右鳩殺其父，事無佐證，不敢置信。經後嗣位，仍守父旨，奉明歷，不雜髮，迨至其子克塽繼位時，始為清軍所滅，黃宗羲稱自成功初起至是，歷三世三十八年而亡。而廣陽雜記則云『鄭芝龍子成功，成功子錦，(即經)錦子克塽，凡四傳，計六十年，』黃宗羲計自成功受隆武封忠孝伯算起，自一六四六一一六八三一適符三十八年，廣陽雜記則併其父計之，似欲符合鹿樵紀聞『起年滅年六甲更始』之讖。

上述鄭成功之畧史，至其人的氣節品性，當續論之。

從地理民族學術的變遷說到研究 福建文化的途徑

王孝泉先生演講

林元漢
鄭益士 筆記
沈 驥

地理和民族是文化客觀的根據，學術是文化主觀的精神。現在從這三方面的變

從地理民族學術的變遷說到研究福建文化的途徑

遷來觀察本省的文化。

1 地理的變遷

研究福建的地理，像普通的說法，周禮稱七閩，秦稱閩越，漢稱閩粵，唐末王審知改稱閩，到元朝纔確定爲福建——全無一點趣味；所以應當用人文地理的眼光去研究牠。我們可以把牠分爲三個時期：

(一)是部落時期。漢以前我們沒法可以知道，自漢代至魏晉間，却還是本地土著活動的時期；這種土著，就是所稱爲福建的原始民族，據說是越王句踐的子孫，漢書兩粵傳(列傳第六十五)說：『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漢書又記武帝的話：『東粵陜多阻，閩粵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之間，東粵地遂虛。』既然遷徙到江淮，何以尚有這種民族？大概因爲徙民的時候，多避匿山中，等到事情一過，便又跑了出來，還是在本地蕃衍，不過沒有什麼文化可言。

(二)是封建時期。閩中原始民族，與中原民族接觸，大概始於漢朝，歷晉而唐，漢族便移殖到福建。漢書記漢初曾收閩粵爲藩屬，而封原來的君主爲藩王。閩中記又說：『晉永嘉之亂，中原仕族，林黃陳鄭四姓先入閩，』所以起初叫福州爲晉安，叫泉州爲晉江，或者因此而得名的。到唐朝經黃巢的騷亂，封王潮爲節度使，五代時王審知稱爲閩王。那時有人勸他做皇帝，他推辭說：『寧可做開門的節度使，不願做閉門的天子，』因爲他知道閩省的地勢，不足以建帝業。到了他的兒子手裏，貿然做起皇帝來，結果，便被吳越王滅掉了。據說現在的布司埕，獅子樓地方有閩王樓，便是當時閩王妃子陳金鳳的梳粧樓。那時中原無主，閩王便能安閒地過了數十年，中原的漢族因爲世亂的緣故，紛紛地遷到福建來。起先陳光遠及王潮從河南帶來了許多兵丁，把原來的男子都殺了，娶他們的女人做老婆，所以女人叫做『諸傳』，意思就是無諸傳下來的人；男人叫做『唐補』，意思就是外來的唐人。於是漢人就得與原民族融和而蕃衍了。

(三)地方行政區域時期。從宋朝起頭，改爲行政區域，元朝才改爲省，從此以

從地理民族學術的變遷說到研究福建文化的途徑

後，便又有蒙古人和滿洲人的活動。文化越發達，地理也逐漸擴張，從前有屬於浙江的，現在都歸入建寧和汀洲。台灣也變為福建的地方，是由于明末一個福建英雄鄭成功佔領的，把原來佔據着的荷蘭人驅逐了，歸入福建的版圖，這實是福建的一頁光榮歷史。不幸甲午戰後割讓給日本，希望有一天重新把牠收回，恢復我們的領土。

2 民族的變遷

要討論福建的民族，當以漢代做個分野，漢以前的民族，有所謂畬民的，也稱為客家；大都住在建寧汀州一帶的山裏，浙江也有。從前教育廳想設立畬民教育倡導會，到底沒有成功，因為他們是極不容易同化的。這種民族，是福建原來的土著呢？還是從外面移來的呢？說者很不一其辭。有謂是本來七閩的種族；有說是從暹羅來的，也有人說是王守仁平獠之後的獠族；究竟無法可以斷定。說文：『閩，大蛇也』，所以有人說他們是蛇種，這是很不可信的；施鴻保閩雜記裏曾經駁這話，『說文：蜀，葵中蠶，何不云其人皆蠶種乎？王充論衡蠶蠅閩虺皆食之，閩即蚊字，音近異書也，如說文云，則閩人又將為蚊種矣，豈不可笑？』不過他們的確是別一種民族，而不是漢族。他們却自認是犬戎之後，他們所崇拜的祖宗，乃一狗頭人身的圖像。據他們的傳說，有一段很有趣味的神話：『從前有一個國王，出了一道命令，有誰能取得敵國首領的頭，把公主嫁給他，許久，沒有人敢去應命；忽然有一隻狗，在三天內啣來了敵人的頭，國王雖然歡喜敵人被殺，可是他很憂愁，公主怎能嫁給狗做妻子呢？豈知那隻狗就說起話來，說道：假使把我罩在一隻鐘底下，七天功夫便會變成人，到了第六天，公主去偷看她的丈夫，把鐘揭開來，狗的身體已經變了，只賸一個頭沒有完全變成功；公主就給他抱了去，跑到深山裏住着，傳下這一般子孫。』他們竟自認是犬種。他們的風俗，與我們不同。他們中間，只有四個姓，就是雷盤藍鐘，其實在福建沒有盤姓。他們只有自己互相通婚。他們的生活很簡單，所吃的不過是番薯玉蜀黍蔬菜之類，請客的時候，最上等的食品，用小石塊拌雞蛋麪粉，炸為假魚，吃完以後，把小石塊洗淨收藏，留為後用。在舊歷年

從地理民族學術的變遷說到研究福建文化的途徑

關的時候，他們的婦女們，挑着擔賣掃帚地瓜等東西，頭上梳着很長的髻，紮着紅布，穿着藍色的布衣，很多在街上看見。我們漢人常常看輕他們，所以隔離得很遠。

還有一種，普通叫做蠻婆，就是我們通常所看見的三刀裝的女人，這些也是遠在秦漢時的民族，唐朝的末葉，黃巢的兵侵入福州，據說，當時有一個書生去請黃巢退兵，給黃巢殺了，流出來的血是白色的，黃巢就以爲奇怪，引兵退去。那些婦女原來避居在一處地方，因着這位被殺的書生，才得保全，所以這塊地方就叫做安民里。這些避難女人的丈夫，都給兵士殺掉了，兵士要逼着她們再嫁，她們把三把刀插在髻上自衛，後來這三把刀就變成裝飾品了。民國成立以後，有人起來要打倒三刀裝，現在却漸漸地少了。三刀裝的女人，她們是很耐勞耐苦，她們在田裏和男人們一樣地工作。從前杜威博士到福建來，看見她們做勞工，就說：「有這樣健碩的體格，才配說到男女平權。」

漢以後的民族，第一就有一種叫蛋民，在廣東也有這種人，平常就稱爲曲蹄。這些人大概在水上操舟生活的。據傳說是元朝亡國後，所遺下的蒙古人，在黃河以北的都逃回北方，在南方的都被殺害，有一部分逃到水濱，就成爲這動蛋族。普通叫他們爲蛋民，實在含有刻薄的意思。他們生長在船中，所以他們的兩足都曲，從前科舉時代，把他們列在賤民之中，不能應考。也不許她們登岸居住，梳着半升髻同岸上的田婆表示分別。不能與岸上人通婚，辛亥革命後，林萬里在北京辦社會日報，寫了一篇蛋族復權的文章，主張平等，據說他曾經戀愛着一個蛋女的緣故。現在人的眼光不像從前那樣看輕他們。他們的智識的確很低，所以有人想怎樣去提高他們，前數年在倉前山設立過蛋船學校：專門栽培蛋族的子女。現在他們的生活，已經漸漸地同化了。

現在還有一種滿洲民族，當滿清統治中國的時候，各省都有滿洲八旗兵駐防，他們都是皇族，所以很看不起漢人，特別有一個營或城，使他們分別地住在一處地方。他們不事營業，只知道按月向官廳領糧，終日遊玩，專事養鳥，所以在東街一

從地理民族學術的變遷說到研究福建文化的途徑

帶烏肆極多。辛亥革命後，這些人的生活就不得了，所以當時設立旗民生活籌備會；現在也已漸漸地融化，他們都知道生活的要求，不得不出來謀生了。

以上四種民族，要算畚民最難同化，因為他們很不願與漢人接近，我們要去調查他們，也很不容易，很希望本會能夠想法去感化他們。

3 學術的變遷

說到福建的學術，當然要算宋朝的理學，在宋朝以前，沒有多少材料可說。我們一打開通志的道學傳，就見有好些個理學大家，是出在福建的。游酢是建陽人，楊時是將樂人，他們兩個，同受業于二程。所謂「立雪程門」，就是他們的故事。當楊時別程顥于潁昌時，程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宋元學案中有龜山薦山兩學案）果然，楊龜山在福建傳授了好多學生，最著名的，要算羅從彥了，（宋元學案中有豫章學案）羅豫章是劍浦羅源人，聞楊時為蕭山令，步行往從，曰「不至是虛過一生矣。」延平李侗遊其門，乃傳其學于大儒朱熹。朱晦菴先生雖然是祖籍安徽，却生長在建陽，他的父親名松，做過尤溪縣尉，後來就居家于此。現在尤溪還有許多古蹟，從前我去探訪過。他的學說，傳佈得很廣，門人有數百，在福建最著名的，則有黃幹為閩縣人，蔡元宥父子為建陽人。此外如真德秀李方子等，皆福建著名的理學家，而成爲一程朱系統的學派。胡安國是崇安人，亦受業于二程之門，與楊時游酢諸賢往還，于理學上亦有聲譽。明末黃道周，潭浦人，學問道義，時人共仰，終至以身殉國，名傳千秋。晉江人蔡清，折衷程朱，主靜虛工夫。清初李光地兄弟，亦宗程朱，著述甚富，凡此諸人，不獨能輔翼理學，繼承道統；尤于福建文化，有極大貢獻。此僅就理學一端言之，若欲從儒林文苑加以考察，其輝煌學術，彪炳文壇者，正復不一其人。

學術的變遷，與地理極有關係，在海通以前，負盛名于著述之林的，莫如宋之李綱與鄭樵，李為邵武人，不獨著述易傳內外篇等書名馳今古，尤為忠貞亮節，不可多得之人。鄭為莆田人，所著通志二百卷，採摭浩博，論議警闢，實為史學界麟鳳。海通以後，則有如咸同間之陳春祺總纂福建通志，吳曾祺編輯涵芬樓古今文鈔

從地理民族學的變遷說到研究福建文化的途徑

以及近代的林紆嚴復，尤為譯著界的先知先覺。他們對於整個文化，却是貢獻甚大。

總括上面所說，使我們知道研究福建文化，不外乎兩條途徑：

(一)縱的方面，要靠着歷史的研究，從書本上搜集材料。

(二)橫的方面，要分門別類，實地調查，有新的發見。

末了，我借用顧頡剛先生在魏應麒先生所編福州歌謠甲集序上說的幾句話，來做個結束；他說：

『研究學問是一件難事，起初要搜集材料，後來要從繁雜的材料裏求出簡單的系統，這纔是真實的學問工作。沒有材料的系統是假系統；就是從許多專家的研究結果擷取出來的系統，也只能算常識，說不到學問。』

所以我希望諸位同志，不要把研究福建文化看得太容易，也不要把它看得太難，不妨大着膽子，努力向前，做一番開闢的根本工夫，先要從搜集材料起頭，設立一個福建文化的圖書館，然後仔細去研究，那末，成績自可預卜的。

這篇筆記，因為急於付印，還沒有請王先生自己看過，錯誤和掛漏之處，還望王先生原諒和指正。記者識

園 棚 下

鄭 仲 孚

園棚下

好栽葱(cheng)

葱毛味

好栽柿

柿末(muoi)紅(eng)

先摘 die)兩(lung)拉乞丈伙(lnig-nong)

丈伙丈奶(diong-na)毛薯厝

園棚下

細姨嗷(ku)犬咬(ga)誕(gang)伙

“園棚”是園中植木架竹或結繩，用以盤繞瓜屬的莖

“好”爲適合土宜之意

“葱”讀音(chung)

“毛”沒有。

“味”爲風味，毛味”即是沒有味道

“紅”紅熟之意。“未紅”，未熟也。

“兩”即二(liong)音

“丈伙”即是妻父。“伙”爲福州人字

“丈奶妻母之稱，土人呼母奶，”丈奶”即是丈母，

“毛着厝”爲不在家

“細姨”妻妹之謂，

“誕”，爲錯誤之意，“咬誕伙”即是咬錯人，

這首的歌謠，是寫村莊的景物，尤其是農家秋收後的景色。瓜棚已空，園葱正老，樹上的柿子未紅，又須忙於饋贈，在這寥寥數語之中，已把秋成後的風光點綴得淋漓盡致。

棚上的瓜已摘，牠的莖葉也已枯了剩下的園棚仍舊是橫斜地架着。園棚下所栽的葱，早就開花，現在是減却了許多風味。在這食慾欲動之際，聯想到秋來的柿子，正是甘珍可口，但是未熟，同時又憶起他的岳父，只得先摘下兩枚爲贈，他的敬愛丈人之心是極濃厚了。

送給岳父的柿子，未紅還可以，總有一天成熟！可是，所送的柿子只有兩枚未免太少了，但農人並不以兩枚的柿子爲薄，親送岳家，他的情意之摯是不可多得了，

誰知丈人不在，丈母不在，妻妹又不招納姊夫，反嗷犬咬人自衛。此種農人的渾厚，村女的率真，可以在這首歌謠中見得。

福建文化研究書目 (三續)

金雲銘

以上二期所列書目多係流傳於世易於尋檢者也；至若歷代以來有關福建之著作何止倍蓰此數；乃或故紙漫漶，遺墨飄零；或存之名山，緘之石室；蓋典籍存佚，亦有幸不幸存乎其間耳。茲篇以研究書目爲立場，故特窮搜博采，備錄其目，俾作者之精神不泯，亦足以著其梗概云耳。二十一年，三月一日。

閩海叢書四卷 不著撰人名字

八閩風物賦一卷 又八閩風物賦或問一卷

以上三種書目見千頃堂書目，作者不可考。

政和三山續志 該目見元史藝文志補

閩海奇蹟編 清林涵春著。涵春字雲林，人稱雲林先生。

榕城三山志十二卷 明徐勵撰。勵說見第一期。

榕陰續簡十卷 明徐勵撰。是書蓋補榕陰新檢之作也。

榕城景物畧 清陳學夔作，康熙己酉舉人。

榕城景物考 清蔣垣撰，係康熙壬子舉人。

石塔碑刻記一卷 清侯官林喬蔭記。其略云西塔在福州城西南初名貞元無垢淨光塔爲唐柳冕建今塔則五代王氏據閩時重建……列閩王以下諸臣銜名……惟今相距復七八百年，欲知王氏七主五十餘載之事，不惟閩錄，閩中記，閩王實錄，閩王事迹等書無從稽覽，卽其散見於九國志，五國故事，十國紀年亦不盡傳。近儒如朱竹垞之撰五代史補註，吳志伊之撰十國春秋，皆博考金石遺文以證前史之缺，而此塔石宛然，惜乎二公之並未得見也。余以登眺之暇，抒毫砥墨就其旁錄之……庶幾備晉安掌故然”云云(見福建通志陳壽祺修卷六十八。)

南臺志 明永福黃文炤撰。

閩王審知傳一卷 宋陳致雍著是書述王氏二世七主共六十年事頗詳。據陳氏書錄

福建文化研究目錄

解題及元馬氏文獻通考均作閩王列傳。

八閩鄒魯 清康偉然著。偉然字曜仙漳浦人學以居敬爲本，教人久而不倦，學者稱中江先生。

閩江景物畧 清蘇之琨撰，字長明，崇禎壬午舉人。

福建地理圖一卷 目見宋史藝文志。

福建路圖經五十三卷 目見通志畧。

閩川名勝志六册 見絳雪樓書目。

閩中寶錄十卷 陳氏曰周顯德中揚州永貞縣令蔣文輝記閩王審知及將吏儒士僧道事迹，未亦畧及山川土物(見馬氏文獻通考)

閩中舊事三十卷 清柯輅撰。柯輅晉江人；說見前期。

閩中考古錄一卷。清柯輅撰。

閩中管豹集四十卷 亦清柯輅者。

閩譜一卷 明鄭字明撰。

八閩名山川志 清林知源著。知源於是書外尚有八閩掇名志。

鼓山志 明黃用中撰。鼓山自僧善緣著靈源集，用中乃改爲是志，徐續之，清僧元賢等又相繼纂輯，至黃始集其大成焉(見第一期)。

鼓山續志八卷 明徐撰。

鼓山題名石刻 今人林鈞輯。林鈞字石廬，好金石書畫，著有石廬金石書志，福建金石志等書。

太姥山志 明謝肇淛撰；千頃堂書目亦有太姥山志三卷，未知卽是該作否？

武夷小志二卷；明卓有見著。

武夷山志六卷 明楊巨撰。又武夷山記一卷宋劉夔撰。

武夷山志六卷 明邱雲霄撰。霄有止止齋集蓋卽居武夷止止齋時所作。

武夷山志畧四卷 明徐表然撰。是書分爲四集；繪山之全圖及武夷宮左右諸勝悉附題咏。凡名勝古迹。皆分附於山川，較他地志尤便省覽；其名志畧者謂山已

有全志也。

武夷山志 明江騰鯨著；字仲魚萬曆間諸生；嘗往來武夷三十六峯，峰各置筆墨硯帙，隨意所適輒書之云。

武夷山志，十九卷。明衷仲孺纂。是書凡十一篇，即名勝，雲構，題刻，仙真，羽流，存疑，物產，游寓，祀典，揆藻，餘韻等是也。

武夷紀遊，清陳應奎作。

武夷幽隱傳。目見千頃堂書目。

雪峯志一卷 明徐燭撰。

法海寺志一卷 明徐燭著。

高蓋山志一卷 明謝肇淛撰。

洪塘志餘二卷 清侯官胡賢賓，賓字笙友康熙間諸生。

續洪塘志餘三卷 清侯官翁曾著。

九鯉湖新志十五卷，康當世著見千頃堂書目。

德化九仙山志 明張士賓著；士賓自序云：昔有九仙經遊故名。

小西湖志畧一卷，原序云：西湖舊無志，潘敏公濟湖始輯成書。

福建省政府瀆閩江總局第十二年度報告書總工程師陳鴻泰具報。

閩水綱目十二卷，圖一卷 清高樹然著。

莆田水利紀畧，興化小西湖志；以上二書俱係清程大禧撰。

白雲寺志一卷 清古田陳琮著。琮嘗讀書白雲寺乃作是志。

閩中海錯疏補三卷。是編補原疏所未載，者共十有六條。補原疏所未盡者十有三條。

八閩海錯疏六卷。明林敏撰。林敏字汝學長邑人。

晉安海物異名記三卷，宋陳致雍，按此書崇文總目入地理類作二卷。宋史藝文志是書與蔡襄荔枝譜均入小說家。陳氏直齋書錄解題晉安作晉江；鄭氏莆陽比事無晉安二字。

福建文化研究書目

八閩巖政志十六卷 明謝肇淛撰。

長溪土產錄 明丁桂撰。

荔枝譜二卷 明徐燾撰。是書上卷分品類：曰福州品，興化品，泉州品，漳州品，漳州品；凡四品。下卷曰種，曰培，曰啖，曰曬，曰焙，曰煎，曰漿，凡七類。此外燾有紅雲社約一篇；蓋係荔枝熟時，設紅雲宴，作殮荔枝會以告其同志者也。（紅雲社約原文見陳修通志卷六十七）。

閩學源流十六卷， 明楊應詔撰。

八閩理學源流 清蔣垣著。目見陳修福建通志。

閩學志畧十七卷 清李清馥撰。是編取自唐迄明閩中之有關講學者人名，傳志其畧；大旨以朱子爲宗，朱子以後傳其教者皆錄之；以前者皆錄入前編，凡唐宋元共八卷，明九卷。

閩學宗傳 明劉廷焜撰。廷焜字子曦，晉江人。

榕城語錄 明吳紳著，是書係其避地榕城時所作。

榕海舊聞，榕城詩話，該二書俱爲清侯官林天甲著。天甲有述庵遺詩一卷。

閩中詩選 明林謹夫撰。

閩中詩選八卷 明徐燾撰。

閩詞鈔四卷 清葉申蘊撰。閩縣人，嘉慶己巳進士，歷官至河南知府。

三山詩選七卷， 明陳元珂撰；元珂係嘉靖乙未進士。

閩中十子詩三十卷 明袁表馬燊同編。所謂閩中十子者卽：福清林鴻；長樂陳亮，高廷禮；閩縣王恭，唐泰，鄭定；永福王稱，閩縣王裒，周元；侯官黃元皆明初人。十人遺集已不盡傳，此編採擷精華，存其梗概猶可見當時之風氣然。

閩中雜詠一卷 清林緒光撰。緒光閩縣人字廣業號鳳谿康熙己卯舉人。

閩川閩秀詩話四卷 清梁章鉅撰。章鉅號芷鄰，長樂人有歸田瑣記八卷，閩中風物亦多收入。

閩中唐宋元明詩文編 清陳元鐘編。

5167
閩中詩話 清葉晴峯撰晴峯字子機，乾隆間人，喜讀書，工詩賦。

閩汀文選十卷 清周維慶輯。

續莆陽文獻志二十四卷 明柯維騏撰。該書係接鄭岳之筆而作，此外明郭良翰亦有續莆陽文獻二十卷。

莆陽風雅 明周聞林簡同編。是編收一百七十八人詩五百六十首。

續莆陽文獻四卷 清林向哲撰。

莆陽比事七卷 宋李俊甫著。陳謙序略云：是編上考史記，旁摭紀錄，下至諸家文集，行實，碑碣，書尺，悉從採綴；詢于耆儒，參諸故老，積十餘年心目之勤，釐爲七卷，彙聚科分，聯比而書，又爲綱目於前，偶麗成篇；尤便披閱。

延平文集三卷 宋李侗撰。侗於是編外有延平語錄一冊。

南安文獻私志 明黃懋中著。

閩海人文五卷 清長樂梁上國撰。

古田人物考 清古田高廷耀著。

閩賢錄 明林謹夫撰。謹夫名樞以字行，成化甲辰進士，景寧知縣，歷杭，徽，真定三府同知，有政績，生平好學，老不釋卷。

續閩川名士傳六卷 清林大中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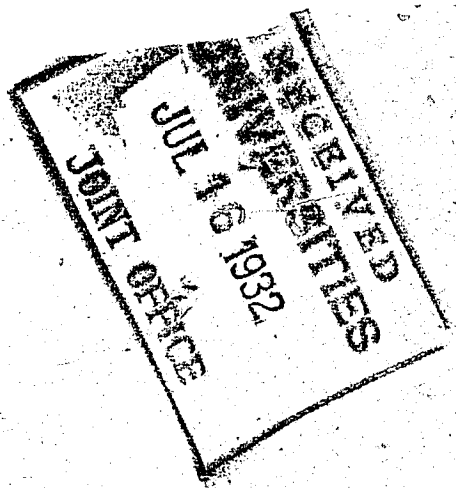
莆陽人物志三卷 明方樸撰；樸修莆陽人物志起唐貞元終元，迄錄未成書，而被誣卒，今僅存名臣三卷。

莆陽名公事迹五卷 明吳源撰。源有吳司業文業二十卷。

莆陽遺事，莆陽舊事偶錄，莆陽科名志，莆陽人物備志，以上四書均係明宋端儀著。

莆輿紀勝十卷 明林登名著。是書卷一曰北境遠山，卷二曰北境近山，卷三曰鯉湖志畧，卷四曰西境名山，卷五曰南境名山，卷六曰東海名山，卷七曰舟遊紀勝，卷八曰附郭紀勝，卷九曰山川考源，末附錄一卷，蓋紀遊之屬所記兼興化全部。

建寧人物傳四卷 明李默著。是書記建寧人物，起唐建中迄明景泰，九四百十



福建文化研究書目

七人；以諸邑分載，而一邑之中又以時代分先後。

福建歷朝宦績錄。四十卷。清高樹然纂。

晉江文人傳信錄十卷。清蔡學鯤撰。

天后志二卷。清林清標撰。清標字弼候，號幸庵，莆田人。

天后顯聖錄一卷。明林堯俞序。

倭患者源二卷。明黃傑卿撰。四庫總目：自題閩人其始末未詳，蓋嘉靖間福建
瀕海邵縣，嘗被倭患，故爲是書，以推其致禍之由。

鎮陞議稿一卷。明俞大猷撰。此外又有洗海近事二卷，乃大猷征倭時奏疏，
公牘，書札等，後附操法，及兵部覆本，賀詞等。是書論用兵委曲較史爲詳。

戚少保年譜十二冊。戚祚國撰道光丁未年，仙遊崇勳祠版。是書記戚繼光平倭
事甚詳。蓋明季沿海各省，多受倭患，於閩尤烈，賴戚公剿平，至今閩人猶感戴焉。

靖海紀二卷。清施琅著。是書係閩人取琅征台灣鄭氏時章疏彙萃編刻。

清漳風俗考。清陳元麟撰。

崇安瑣語。宋余發林著。發林字希董博學俊才，門人彙其文爲愛梅集。

古邑志餘。清古田林日詔著。

南澳小紀十二卷。明安國賢著。目見明史藝文志，國賢除此記外，又有南日寨小
記十卷。按南澳於明係福州衛。

清源三十六洞考。清許元烜撰。清源今之晉江。

閩畫記二卷。明徐燏撰。

閩音必辨二卷。清晉江富允諧著。

廈門音系。羅常培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此書蓋係作者實地調
查之結果，非徒重傳統之紀載也。著者曾旅居廈門，嘗親訪問語言，徵集當地通俗
韻書，里巷謠諺，及教士所爲羅馬字註音諸書，互相參究。其後又請林君黎光發廈
門鄉音，記述以爲廈門音系七章，於聲調之審辨；字音話音之比較，剖析甚精；而
廈音特徵足以窺見古今流變者，記之尤詳。凡所詮發類皆於音韻學有所貢獻。採新
方法以治音韻，故能明白精審。爲研究近代語言及方言學者所必讀之書也。定價三
元。

Culture, Vol. I, No. 1

(Received April 11, 1932) 101

CHINA UNION UNIVERSITIES
CENTRAL OFFICE

Fu Chien Wen Hui

福建文化

(Fukien Culture)

第一集 第一期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

目 錄

發刊辭.....	治 心
關於福建文化研究會與協和大學的幾句話.....	際 唐
從國難中說到戚繼光.....	治 心

書 目 介 紹

福建文化研究書目(待續).....	金雲銘
-------------------	-----

本 會 簡 章

發 行 處 福 建 協 和 大 學

發刊詞

發刊辭

治心

在國難聲中，好整以暇地研究起福建文化來，似乎有點緩不濟急。但是救國之道非一端，治標治本，各有其用，決不能執一端以抹煞其他的。

這是福建文化研究會第一次與福建社會見面的東西，但是我們不能不抱歉，因為我們開始研究還不到半年，自然不能有什麼新的貢獻；希望我們的會員能夠努力研究，社會人士能夠予以協助，使將來對於福建文化研究上有一點成就。

同時，我們應當了解到研究的對象。我們所說的文化，並不是像一般人的思想，專注意到精神方面。我們知道文化是包含物質生活的，所以我們所要研究的範圍，是包括一切屬於生活的各方面，尤其要注意到如何改良福建民衆的生活，達到更美滿的境界。例如我們要研究歌謠語言，不是當牠一種古董來賞玩；研究歷史地理，不是單做一種考據；研究民族物產，不是單設一個博物院；乃是要從各種研究上去考察到生活的背景與缺點，打算用什麼方法去改良牠。因此，我們需要應用科學的方法來整理已往的東西，更需要自然科學來增加生產發展實業，與社會科學來謀求經濟生活的富裕與社會各種風俗制度的改良。

在文化的範圍中，包含着科學，研究科學的人，更應當研究文化。

這刊物雖然沒有定期的，但我們很希望繼續不斷地出下去，希望有研究心得的東西，投本刊發表。更希望有什麼關於福建文化的書名，開示給我們知道。

關於福建文化研究會與協和大學的幾句話

關於福建文化研究會與協和大學的
幾句話 際唐

協和大學是福建省最高的學府，這是大家所公認的。那末福建省數千年來固有的文化，不是我們協和大學來研究提倡，是誰來研究提倡呢？

原來大學教育，其目的在發展學生心力的活動，與養成獨立研究的精神，各極其造詣所至，以貢獻於社會，這又是大家所公認的。況且我校既稱本省最高的學府，我儕又是知識階級最高的份子，那末以本省的人，來研究本省的文化，這不是一件很榮幸的事嗎？

現在我把福建文化研究會和協和大學的關係約略說一說罷！

一，在大學中，本來有許多研究的機會，即就協大而言，有自然科學研究社，社會科學研究社，化學研究社，國語研究會等；所以福建文化研究會的組織，也是研究團體的一種。但是一個研究團體的構成，係以分工合作為原則的，本會就本這個原則，以最有興趣最有關係的文化事業，分作史地，語言，風俗，物產，歌謠，民族等股，令學者分股研究，然後向共同的目標進行；並且每一股中，又分作若干類專門研究，這是鼓勵學者自己領導自己最善方法。一方養成他真正研究的態度，一方鍛鍊他創作的的能力，於大學學業的修養，很有裨益；這是福建文化研究會與協和大學關係的第一點。

二，在大學中，凡研究一種學業，須有百折百撓，貫徹始終的精神，然後研究結果，能達到活動與獨立的目的。福建文化研究會，又本着這一點，所以把有數千年歷史價值的文化事業，來作協和大學學生課外研究的一種。在這研究期中，從一定的程序，作連續的工作，可培養學者治學與治事的恒久性，使事學統一，以收知

關於福建文化研究會與協和大學的幾句話

行合一的效。況就協大的歷史言，協大的地位言，協大所負的使命言，都有研究福建文化的必要，這是福建文化研究會與協和大學關係的第二點。

三，在民治主義與物質文明發展到極端的時期，凡社會中一切組織，貴在盡責，所以學者研究一種學業，尤其是團體的研究，凡在這團體的份子，都應向共同的目標進行，努力盡此份子的責任。而協和大學的學生，平時對於社會事業，學校作業，在在抱着合作的精神；而福建文化研究會的組織，正是協大學生一種最適合的生活，各本努力合作的精神，共同發揚福建文化，求得人類社會的需要，這是福建文化研究會與協和大學關係的第三點。

雖然；這還不是最大的關係，最大的關係，我上面已說過，我們是福建人，研究福建的文化，把研究的心得，貢獻于社會，貢獻于全國，這是多麼有價值的事嗎？所以研究史地的，應當把福建古代的文獻，名人的事蹟，地方的名勝，山川的險要，一一寫出來；研究風俗的應當把社會的情況，民生的苦樂，政治的背景，經濟的現狀，一一都寫出來；其他研究民族語言物產歌謠的，尤應當把福建所有的特色和特長，一一發揮出來，那麼福建文化研究會與協和大學，對於中國學術界所貢獻的成績，真是無限量啊！

從國難中說到戚繼光

從國難中說到戚繼光

治心

(一)

自日本帝國主義用武力侵佔東三省以來，舉國上下，奔走號呼，籌所以解救的方法；有主張即日宣戰，拚個你死我活；亦有以為戰非其時，難操勝算，應當積極預備，訓練義勇軍，決雌雄于將來。同時，又有其他主張，意見紛出，莫衷一是。

因此，我就想到在三百七十年以前的一個英雄，——戚繼光——他不但是把數十年騷擾中國的倭寇一鼓蕩平，更是福建當時的保障，其生平剿倭的歷史，大半關係于福建。宜乎福建人對於他，彷彿是重生父母，廟享至今不絕。——于山有祠祀，通志壇廟記在井樓門外西明亭有戚公祠，南嶼有與劉燾同祀之祠，覺民舖有與俞大猷同祀之祠。在福清興化等處，皆有專祀之祠。——可以知道他對於福建的功勳，實在不小。于是就檢閱：

明史卷二百十二戚繼光列傳。

福建通志卷一百三十三明武官續。

戚少保年譜者編，共十二巨冊。

閩都別記二十冊，第三百零一回記戚張平倭事。

學津討原第十集有戚繼光著紀效新書十八卷。

並及北史隋史新舊唐書宋史元史明史中倭國日本等之東夷列傳。

窮三日之力，把上述的幾書看完以後，便發生了一種感想，先把牠寫在這裏；將來還希望繼續地加以研究。

(二)

從國難中說到戚繼光

首先，我們應當說一說當時的倭寇情形。倭就是原先日本國的名稱，魏書有云

『倭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尙，度海千里，復有國，皆倭種』。

這裏所說的倭，好像泛指東南島國的人種，但是北史列傳八十二，在高麗百濟新羅之末，有特載的倭國，言『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三千里，於大海中依山島而居，魏時譯通中國三十餘國』等話，隋書列傳四十六東夷各國中，也別立倭國一條，其語與北史同。至舊唐書列傳一四九于倭國之外，另列日本國條云『日本國者，倭國之別種也。』新唐書東夷列傳則云『日本古倭奴也』，只有日本而無倭國，此後如宋史元史明史皆然，都說日本古稱倭奴國，是可見倭就是日本。但是日本這個名稱怎樣來的？在舊唐書說有三個原因，(一)以其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爲名，(一)倭國自惡其名不雅，改爲日本，(一)日本舊本小國，併倭國之地。我們見他們在隋唐時所遞國書，嘗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以及他們所用的國旗，則第一種說頭，好像有一些理由的。又在歷史上看見古倭有三十餘國皆自稱王，則日本本爲倭國中之一，崛起而統一各國，遂不稱倭而稱日本，亦近情理。這些原不必去討論牠，我們祇知道在歷史上所稱的倭，就是日本。倭這個名稱，原來帶點賤視的氣味，——好像包含着野蠻沒有教化的意思，隋史中尙謂其黥臂點面文身，無文字，以手饋食等等，——所以日本人很不願意稱他們爲倭。

考倭在何時與中國往來，據隋史等謂在魏時始譯通中國，同時又謂即魏志所稱的『邪馬臺』，在漢光武時曾遣使入朝，自稱大夫。自魏至于齊梁代，與中國相通。隋開皇二十年時其王多利思北孤曾遣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唐時又遣使來貢，並有朝臣眞人留學儒經，慕中國文化，更名朝衡。道照求法于玄奘，智通求大乘法相教，以及留學生禰免勢留學僧空海等，在中國留學二十餘年。其他僧人學生來求經籍者，不一而足。宋時有僧裔然與其徒五六人，又寂照等八人，皆浮海學佛而來，中國皆優遇之。至元代則國交破裂，乃至聽范文虎議，以十萬軍征日本，全軍覆沒，得還者僅三人，日本恃其海險，竟不禮于中國，元亦無如之何。從此其對於中國態

從國難中說到戚繼光

度，乃不若前此的恭順；終明之世，幾全爲倭寇所騷擾，當明太祖以倭寇連年騷擾溫州海鹽膠州平陽之故，貽書責讓，豈料其王懷良以強橫態度來覆：

『聞陛下選股肱之將，起精銳之師來侵，臣境山海之洲，自有其備，豈肯跪途而奉之乎？』

但明代鑒於元代前車之失，不敢用兵征討，虛與委蛇，卒姑息以養奸，倭寇之亂，遂爲有明的大患。

(三)

倭寇之爲明患，據明史言：

『明興，高皇帝即位，方國珍張士誠相繼誅服，諸豪亡命，往往糾島人入寇山東濱州州縣。』

閩都別記說：

『彼時有人往來日本國貿易，欠負倭王銀萬餘無還，倭王將以法追之；其人說皆被各行家欠去，難以討還，求王撥兵司去索取，必懼而肯還也。……倭兵藉強，明火劫奪，延及海濱劫掠不休』。

這兩條都是說明倭寇的來由，可見中國人在中間爲虎作倀，所以明史明言：

『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倭戰則驅其所掠之人，爲軍鋒』。

原來在這些倭寇中間，有不少中國的流民，附和劫掠，而倭又得利用其作嚮導，在江浙山東福建廣東等省，大事劫掠，自明興以至萬曆間，幾無甯歲，明室之亡，不可謂無間接的關係。

最初，在洪武四年之掠溫州，五年寇鹽澉浦，又寇福建海上諸郡，六年寇萊登，七年寇膠州，十六年寇金鄉平陽，其時大概在江浙山東沿海地，劫掠財物，大概日本國家不很知道，所以一面還是國書往還，稱臣朝貢，因此，明朝也不加深責，惟有竭力整飭海防而已。藉湯和方鳴謙之計，沿海立十餘衛所，成犄角之勢，故洪武末年，得以稍息。至永樂十五年，復有倭寇松門金鄉平陽，捕獲數十人，成祖欲有以示惠，乃悉縱還，其時日本政府還是以『無賴鼠竊，非臣所知，乞貸罪』爲辭

從嘉靖中說到戚繼光

。而寇患仍不絕。大約當時衛所海防，已經三十年之久，漸臻廢解；故十七年寇入王家山島，二十年寇象山，從浙東而漸及于遼東。宣德時，約定經商而來者，人毋過三百，舟毋過三艘，但終於無效，還是藉經商入貢為名，掠奪居民貨物，正如明史所言：

『倭性黠，時載方物戎器，出沒海濱，得間則張其戎器而肆侵掠，不得則陳其方物而稱朝貢，東南濱海患之』。

嘉靖之時，寇患更甚，奸民助倭為虐，如汪直徐海……等主謀指揮；而沿海軍衛腐敗，無力抵禦；同時又有權臣弄柄，顛倒黑白，致使沿海各省，盡為倭寇出沒之地，予取予求，生靈塗炭，由江浙山東而及于閩廣，我們一讀戚少保年譜，更知福建人民處此寇患之下，真有水深火熱的痛苦。

(四)

現在我們便該說到戚繼光了，他真可以算得一個名將。數十年來橫行無懼的倭寇，遇到他，真如遇見了一個剋星，在江浙則給他打败了，逃到福建，又一再給他打败了，正如年譜序上所說：『於浙浙靖，於閩閩靖，於燕薊燕薊靖』。譜又稱其：

『決勝若岳武穆，審機若狄梁公，……其節制法令如亞夫之軍細柳，……』

這比擬一點也不算過分，所以我們應當把他的生平，畧畧地介紹一下：

他的祖先，本來是直隸人，世代做山東登州衛指揮。他所以生在山東濟寧，時在明嘉靖七年。(一五二八)從小歡喜讀書，通經史大義。二十一歲成薊門，次年中式山東鄉試武舉，二十六歲進署都指揮僉事，督山東備倭事。二十九歲改僉浙江都司充參將，守寧紹台三郡。這時候，浙江省為倭寇騷擾，樂清瑞安臨海台州等處，人民痛苦不堪。跟着俞大猷連年與倭寇戰爭，他覺得衛所的軍隊，不能應戰，乃招募三千義烏人，訓練成為勁旅，所至連連破賊，全靠這一枝兵，當時稱為戚家新兵。敗倭于龍山縉雲，烏牛小崎，甯波金墩，桃渚垵頭，前後凡九戰，溫州台州寧波等處悉平，浙人咸歌功德。倭寇遂大舉犯閩，聲勢洶洶，福清，福安，福寧，甯德，永寧，相繼為賊所陷，佔據寧德城外橫嶼三年之久，官軍莫敢進剿，閩中告急；

(7)

從國難中說到戚繼光

浙督胡宗憲乃檄繼光往援，持草填壕，毀其巢穴，又連敗福清興化之時，此為嘉靖四十一年間事。事平還浙。倭又來陷興化壽寧等縣，殺戮極慘，搜括無遺，總兵俞大猷，參將劉顯，皆不敢進擊。次年復命率浙兵援閩，出奇制，奮勇殺賊，三個月中間，把閩省倭寇殺得東逃西竄，無處立足。這一次戰爭，與橫嶼一役，同樣震驚全國。當時兵部覆勘云：『寇患起自嘉靖三十五年，舊寇方剿，新寇復來，東隅少寧，西隅又失，始而劫掠莊村，四野一空，已而攻陷城邑，閩省盡震，竟至興化之變，從來未見，衣冠之禍，慘毒極矣。獨賴副總戚某募兵往剿，一鼓盡滅』倭寇，可見興化這次的慘劫，非常之大，當時有童謠：

『戚我爺，戚我爺，爺未來兮民咨嗟，爺既來兮，兇妖蕩盡，草木生芽，欲報之德，昊天無涯；願爺孫子繩兮，為公有侯，永定國家。』

自嘉靖四十一年至四十五年之間，專為福建剿倭，出生入死，親冒矢石，身經數十戰，斬馘萬餘級，窮追倭賊，直至廣東，始將大寇蕩平。同時又平定龍頭山賊吳平于南澳，不獨福建得享太平，廣東亦受其賜。隆慶元年以俺答犯邊，召入京師，以署都督同知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在鎮十六年，邊備修飾，薊門宴然。萬曆十年移鎮廣東，踰年病歸，居蓬萊，萬曆十五年病歿，時年六十歲。生平最大功績，乃在平定倭寇，茲列其平倭戰事於左：

嘉靖三十五年八月	浙江 <u>龍山</u> <u>高家樓</u>	
九月	<u>龍山</u> <u>縉雲</u>	
三十七年四月	<u>溫州</u> <u>烏牛</u>	溺數百餘賊斬二十餘級
五月	<u>烏牛</u> <u>小崎</u>	斬首四十餘級生擒二十餘夷焚溺賊徒無數
三十八年三月	<u>寧波</u> <u>金墩</u>	三百賊徒斬首殆盡
四月	<u>台州</u> <u>桃渚</u> 等處	前後三戰斬獲八百餘級。
五月	<u>台</u> <u>溫</u> <u>海</u> <u>門</u> <u>金清</u> <u>寧</u> <u>橫</u> 等處	
四十年四月	<u>台州</u> <u>花街</u>	斬獲八十餘級
五月	<u>台州</u> <u>白水</u> <u>藤嶺</u>	水陸十二捷擒斬七百十七級

(8)

從國難中說到戚繼光

十月	閩廣洞賊流寇江 西克之于上坊	斬獲二百餘人
四十一年五月	水漲温嶺	七戰七捷擒斬一百七十餘人
八月	閩寧德橫嶼	擒斬三百七十餘人
九月	牛田	擒斬六百八十八人
同月	興化林墩	擒斬二千二十三級溺者萬餘人
十月	牛田新倭	擒斬一百五十餘人
四十二年三月	建陽土寇	擒斬三百三十餘人
四月	許家村	擒斬二千四百餘(恢復一府二縣三衛)
十月	臺山等處	水陸十二捷擒斬溺斃千餘人
十二月	仙遊	水陸二捷大破四巢擒斬一千餘人
四十三年正月	坂尾	斬首七級
二月	王倉坪蔡坡嶺	擒斬千餘人
三月	平香寮等巢	此後倭寇不敢大舉窺閩
四月	分防水陸各新 省報捷	
五月	平山寇藍松山等	
四十四年二月	剿吳平于梅嶺	
四月	追吳平至廣東至次年二月追入安南國滅之	
隆慶元年三月	敗倭于南澳	斬約三百餘級
四月	敗倭于崇武	

此後即入京鎮守薊燕萬曆元年收服董狐狸長禿諸外寇

(五)

這出沒無常，聲勢喧赫的倭寇，雖大將如俞大猷劉顯等，不敢獨攬其鋒；獨有戚繼光出來，不意摧枯拉朽，把他撲滅；究竟戚繼光有甚麼本領，能够成這樣的大功呢？依我看來，至少有幾點可以提起：

(一)有軍事上的學識。

從國難中說到戚繼光

他本來是一個將門之子，但他自己從小就很好學，不獨是博通經史，耽于吟咏，尤其在軍事學識上，有一種出奇的著作，當其任浙參將時，撰成十八篇的紀效新書，他自己解釋這個書名，『紀效，明非口耳空言；新書，所以明其出於法而不泥於法，合時措之宜也』。其臨敵布陣，進退攻守，法度嚴明，皆一本於學識，一本於經驗；尤注意于短兵技擊，後來的戰無不勝，皆原于此。其生平著作，見于四庫提要的，除紀效新書以外，尚有練兵實紀九卷又雜集六卷，乃記其薊州練兵實事。分練伍法，練膽氣，練耳目，練手足，練營陣，練將等法。又有長子心鈴，大概是練兵實紀的中一部分。蒞戎要畧一卷，也是練兵實紀中的條約。武備新書十四卷，與紀效新書大同小異。這些都是關於兵法的書。尚有歲堂集五卷，多記其詩文雜說，其詩伉健，近燕趙之音，格律頗壯。亦足見其慷慨蘊藉，儒雅風流，非有高深學識者，何能出此。

(二)有莫測的兵機

當其臨陣之先，神機妙算，早已成竹在胸，人莫能測。觀其進擊橫嶼時，人持一束，填流而進，出倭人不意，幾疑其兵從天上飛來。其進破牛田時，民請速剿，詭對以養銳待時，而夜間二鼓，竟銜枚馳進，使倭匪在睡夢中驚起。諸如此類，正如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者也。再觀其運籌畫策，料敵如神，進退疾徐，悉有法度，此其所以常操勝算的。

(三)將士的用命

他鑑於衛所軍隊之不習戰，客軍之徒知騷擾，民間甚至有匪梳兵篋之謠，于是乃召募義烏兵三千人，加以訓練，成為勁旅，戚家軍名聞天下，皆此軍隊之力，臨陣必身先士卒，未戰先鼓勵士氣。又能賞罰嚴明，同嘗甘苦，將士所以願為犧牲。相傳當其由浙援閩時，其長子臨陣回顧，竟按律梟首，閩都別記有此記載，四庫提要亦援引之，其事之是否實在？不敢妄斷，而紀律之嚴明，我們讀年譜時可以見之。職是之故，將士皆勇氣百倍，不知有所謂困難，其破橫嶼倭巢，冒險馳十里之海灘；其恢復興化，拚命以佔石橋，致使倭賊股慄，咸以戚虎稱之。皆將士用命之

從國難中說到戚繼光

故。

(四) 事權的無牽制

觀其自嘉靖三十五年，出任剿倭，由溫台而福建而幽薊，前後三十年，掌握兵符，馳騁戰場的時間，約有十五年之久，其同事如譚綸劉顯俞大猷……等威能和衷共濟，同仇敵愾。當國大臣，如徐階高拱張居正先後倚重，動無掣肘。在其乞普恩賞疏中，雖有說及嚴世蕃之前嫌，趙炳然未肯遣撥……等語，究竟大軍所至，尚能自由，故能收克敵之效。及至張居正歿，方見嫉於張鼎勳，被劾於張希臯，卒至罷歸奪俸，鬱鬱以卒。然而大功已成，倭寇絕跡，使當初無張居正等的信任，恐將蹈岳武穆的覆轍，功敗於垂成，此亦未始非戚繼光的大幸。至於他的恭順守法，亦為保全功名的原因。

說到這裏，因為篇幅的關係，不能再說了；不過我希望讀這篇東西的人，想到現在的倭寇，又在中國騷擾了，而且比明朝的專圖劫掠財物，不含政治侵略的倭寇，還要利害到百倍，希望我們都能以戚繼光自勵，大家起來，剿滅今日的倭寇。

二十年十二月三日

書目介紹

福建文化研究書目

金雲銘

欲研究福建固有之文化，尤藉有良好之工具，庶研究者有途徑之可循；然後可以溯古證今，發揚光大。其工具維何，曰書目是；故自張氏之簡明書目出，然後國內學者知讀書途徑；作者有鑑於此，因將有關福建之書目，彙集成篇，並舉其重要者，稍綴數語，以供關心研究本省文化者之觀覽焉。惟倉卒成篇，得一漏百，在所不免，倘蒙大雅指正則幸甚矣。民廿年，十二月一日識。

淳熙三山志四十二卷 宋梁克家撰；克家字叔子，泉州晉江人，是書凡分九門：①地理，②公廡，③版籍，④財賦，⑤兵防，⑥秩官，⑦人物，⑧寺觀，⑨土俗，於土俗一門尤多謠識。所記十國之事尤詳，多史籍所未載者，足資攻闕史者之考證也。

宏治八閩通志八十七卷 明黃仲昭撰，是書亦研究福建輿地者之善本也；其體例條目尤多中肯。

閩書一百五十四卷 明何喬遠撰，喬遠字稚存晉江人，閩自唐林譜有閩中記，宋林世程重修之，歷南宋及元皆無總志，成化間，黃仲昭始作八閩通志，主應山復為閩中記，閩都記，全備記略，皆草創未備；喬遠乃薈萃各志，參考前代載記，以成是書，甚詳盡也。

福建地略 馬冠羣著。

閩部疏 明王世懋撰紀錄彙編本。是書記閩中歲時及山川鳥獸草木之屬；蓋著

福建文化研究書目

者官福建時所閱歷者也。

林譜閩中記 唐林譜撰，此書係漢唐地理書鈔本金谿王漢所輯也。

閩中考一卷 明陳鳴鶴撰，是書所考皆福州山川古迹之屬；作者謂得唐人閩中記於長樂農人家，得宋人三山志於徐勳，參以聞見，訂志乘之舛謬，其考訛舊事如東冶非東冶，泉山非泉州；清源山而越山，冶山，皆泉之支麓。冶縣非東甌，鐘峯石在南嶼不在旗山；考之歷歷，甚精核也。後編多採小說怪事及僧家語錄，為後日閩都別記之濫觴歟。

福建通志七十八卷 清郝玉麟等監修本。乾隆二年刊。福建自梁克家三山志以後，紀輿地者不下數十家；惟明黃仲昭八閩通志頗稱善本；惟其沿革至清頗有變更；蓋明以福興泉漳為下四府，延建邵汀為上四府；清剿臺灣入福建而福州所屬之福寧亦升州為府；泉州所屬之永春，漳州所屬之龍巖，又各析置為直隸州。是書按清制修纂，其沿海島澳等亦多增入。

福建續志九十二卷又附錄一卷 楊廷璋等撰，是書刊於乾隆三十三年補前志之不足也。

重纂福建通志二百七十八卷 陳壽祺總纂，道光九年重纂，是書合以上二書重纂，增修頗多。

福建新通志一百二十三卷 陳石遺修，是書為民國十一年修增訂材料頗多。

大清一統志 乾隆二十九年纂輯成書；中有福建省紀載，並冠圖表，于福建之建置沿革風俗土產等頗多記述。

福建考略 龔柴撰，是書見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清王錫祺輯。

大中華福建地理志林傳甲著

FUKIEN By The Anti-Cobweb Club 是書為福州之英美僑民所輯，多注重

近代閩省狀況物產，風俗等之作；然多膚淺之談，蓋其目的在宣傳教士工作也。

福建近代民生地理志二冊 陳文濤著，是書著者以近代眼光；編為是書，尤注重於經濟方面之敘述。

福建文化研究書目

福建省一瞥 盛叙功著，是書分九章：①緒言 ②福建的交通 ③福建的三大商埠 ④沿海形勢 ⑤武夷山與閩江流域 ⑥閩南概況 ⑦福建物產 ⑧閩省瑣談 ⑨臺灣回顧。

閩都記三十三卷 明王應山撰，是書多記閩中古蹟名勝考訂詳明為研究閩中史地者之要集也。

閩小紀三卷 清周亮工撰，是篇以雜記體，記閩中物產風俗佚事等頗多中肯。

續閩小紀 清黎定國撰。定國字于一，嘗遊幕閩中，因撫拾聞見，輯為此書，以舊有閩小紀，乃以續為名。所記凡七十六條，多閩中風俗，土產，及瑣碎故實之記載。

陶鑿閩中記 是書亦漢唐地理書鈔之一。

十國春秋 是書內有閩十卷仁和吳任臣撰，叙五代割據之國，載閩王審知據福州事甚詳。

閩事紀略 明馮夢龍撰。此篇係紀載叢編之一，莫釐山人增訂本也。

閩粵春秋 周齊會撰

閩粵外史 受京撰

廣總聞 沈應瑞著，以上三書係在明季紀事內，蓋紀明末福藩之事也。

閩海見聞記 陳睿思撰

閩海紀略 陳睿思撰，以上二書紀魯藩及桂藩事也。見明季紀事本。

八閩稿 明姜寶撰，見姜鳳阿文集

閩中紀略 許旭撰，昭代叢書本

閩難記 臨海洪若暉撰，見賜硯堂叢書

福建省九卷 見玉會新編古越外逸茹絃編

中國分省地志 王金紱著，該書第二十章係為福建省之作，亦足供參考也。

廣輿記 陸應陽原撰，蔡九霞增輯。內有福建一卷：分福州，泉州，興化，建寧，延平，汀州，邵武，漳州八府，末附福寧及台灣府。記述明簡，無冗複之病。

榕陰新檢八卷 明徐勳著，勳閩縣人，聚書數萬卷，手自丹黃。是篇採摭古事

福建文化研究書目

，分孝行，忠義，貞烈，仁厚，高隱，方技，名儒，神仙八門；所載多閩中事，大旨表彰其鄉人也。

閩都別記 署里人何求撰，其人不可考。是書以福州方言，叙閩中佚事；且多引里諺俗腔，名勝古蹟；都四百回。其書合於正史及別史載記者各十之三；野說居其四焉。亦閩中考獻之扈助也。此外尚有改編為評話本者。

閩雜記 二十六卷，錢塘施鴻保撰，申報館鉛印本

嘉靖邵武府志 明陳讓撰，是書成於嘉靖癸卯；分天文，地理，王制，人物等，共五大綱二十八子目，所紀頗為詳盡。

福寧府志 李拔等修，四十四卷所錄一卷，乾隆二十七年刊，光緒六年重刊。

漳州府志 五十一卷，沈定均等編，光緒四年重刊。

興化府志 五十四卷二十四冊，周瑛等撰，明宏治六年刊，同治十年重刊，為研究興化文物之要集也。

長溪瑣語 明謝肇淛撰，長溪今之福寧也。是書雜載山川名勝及人物古事間及神怪；蓋亦志乘之支流也。

龍巖州志 二十卷又附錄十二卷，彭衍堂等修，道光十五年刊；光緒十六年重修。

永泰縣志 王紹沂修，永泰一名永福，為福州之支邑也。是書計分三十六子目；舉凡疆域，規制，仕宦，人物，風土，謠俗等皆紀之。舊志名永福縣志，明唐學仁修。

歐寧縣志 十三卷，鄧其文等纂，康熙三十三年刊。歐寧今之建甌也。宋置。明清時與建安同為建甯府治，民國乃合併為建甌。

閩清縣志 八卷，楊宗彩等修，民國十年刊。

莆田縣志 三十六卷又附錄一卷 清汪大經等撰，乾隆二十三年刊。

仙遊縣志 五十三卷又附錄一卷 清陳興祚等修，乾隆三十六年刊同治十二年重刊。

福建文化研究書目

永定縣志 八卷，清趙亨鈴等撰，道光三年刊。永定為唐龍巖地，宋上杭縣地。明分置永定縣屬汀州府。今屬福建汀漳道。

永春州志 十六卷，鄭一崧修，乾隆五十二年刊。

長樂縣志 孟昭涵修，是篇共分二十二門，百十二目，凡沿革，城市，名勝，古蹟，物產，禮俗，皆詳為備記。

廈門志 十六卷，周凱等撰，道光十九年刊。廈門一名嘉禾嶼亦名鷺嶼。明洪武時始築城其地。清康熙三年提督馬得功等墮其城並其地棄之。後施琅征臺灣鄭氏，駐師於此，始修築。民國改為思明縣。

海澄縣志 二十四卷，陳鏞等纂，乾隆二十七年刊。

甯化縣志 七卷，李世雄撰，康熙二十二年刊，同治八年重修。

安溪縣志 十二卷又一卷，莊成撰，乾隆二十二年刊。

浦城縣志 四十二卷又一卷，翁天佑等撰，光緒二十六年刊。

順昌縣志 十卷，陸嗣淵等編。道光十二年刊，光緒七年重刊，考順昌縣即漢治縣地，後漢末為建安縣地，三國吳以後為將樂地；唐置將水場，後改將水鎮，五代時南唐始置順昌縣，明清俱屬延平府治；前年曾一度遭赤禍波及。

沙縣志 二十卷，孫大焜等撰，道光十四年刊。沙縣晉置沙村縣，隋廢；唐復置曰沙縣。明清皆屬福建延平府。今屬福建建安道。

龍溪縣志 二十四卷，楊昌素等撰，乾隆二十七年刊，光緒五年修，新增二卷

泉南雜誌 二卷，明陳懋仁撰，是書記泉州事，多故牒所未載者；尤多考證之作。其官山一條，破閩俗葬地之說，持論亦正；下卷多記其在泉所施之事，蓋皆得之身歷者。

泉州馬巷廳志 十八卷附錄三卷，光緒癸巳重刊；明為萬友正所創，附錄三卷則為黃家鼎所撰，凡分星野，氣候，建置沿革，都里形勝，山川水利，賦役戶口，船政鹽政，學校，海防，軍制，官署，廟宇古蹟，風俗物產等門。

臨汀彙考 四卷，清楊瀾編，臨汀在唐為汀州，宋置臨汀郡，明為汀州府，清

福建文化研究書目

因之；今改爲長汀縣。是篇分建置，方域，山川，人物，政蹟，流寓，風俗，畬民，典制，兵寇，物產軼事，山鬼淫祠，等各目。

汀州府志 四十五卷，二十冊，乾隆朝刊，又長汀縣志三十三卷，光緒年刊。

延平府志 四十六卷，二十四冊，諺云銅延平，鐵邵武，以其形勢險固著也。

延平舊稱劍津；又曰劍州，相傳晉張華雷煥得龍泉太阿二劍，後壺誅，失劍所在煥卒，其子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躍出，投水中，但見兩龍各數丈而已。

政和縣志 十二冊，政和縣修志局編。

福建南平縣志 二十冊。

建安縣志 八冊，建安爲後漢東侯官縣地，孫策乃置爲建安縣。明清屬建寧府治，即今建甌之地也。

泉州府志勝 曹學佺著。

地志尙有建寧，泉州，泰寧，武平，福鼎，福安，福清，連城，連江，惠安，壽寧，古田，南安，南靖，松溪，屏南，建陽，雲霄，霞浦，晉江，平潭，平和，大田，尤溪，同安，羅源，上杭，崇安，光澤，詔安，永安，寧德，清流，漳平，漳浦，歸化，德化等，不克一一收入。

鼓山志 十二卷，清僧元賢撰。是書分勝蹟，建置，開士，貞珉，藝文，叢談六門；大旨以佛刹爲主，名爲山志，實寺志耳。

鼓山志 十四卷，六冊，清黃任撰。

方廣巖志 明謝肇淛撰。方廣在永福縣東，宋給事中黃非嘗讀書山中，作十咏，以紀其勝。

武夷山志 二十五卷，董天工撰，乾隆十九年刊；道光二十六年重刊。

武夷九曲志 十六卷，清王復禮撰，武夷在福建崇安縣南三十里，其溪九曲，產名茶焉。

武夷雜記 吳拭撰，見廣百川學海。

武夷山志 八卷，徐然撰，明萬曆二十三年刊。

福建文化研究書目

烏石山志 十卷，清郭伯蒼撰，道光二十二年刊。

洪塘小志 一冊，是書係故老所編，只有鈔本，民國十六年，楊遂乃重爲編次，付梓，計分六門：卽山川。疆域，人物，鄉賢，藝文是。

九鯉湖志 六卷，明黃天全撰。天全莆田人，其書成於萬曆中。九鯉湖在福建仙遊縣亦名勝之一，篇中有夢驗藝文四門。夢驗者，以九鯉祠乃閩人所夢處也。

名山記 該書有福建二卷，不著撰人名字。

新西湖 鄭拔撰，是書記福州西湖公園之作也。計五章(一)公園與都市的關係(二)西湖的過去(三)西湖的現在(四)西湖的未來(五)西湖佳話。紀西湖公園之風景，間亦插入佚事遺風。

西湖志 十二冊，福建水利局總纂，何振岱修。

閩遊日記 四十冊，華廷獻撰，該書見荆駝逸史。

閩遊集 秀水曹溶著，見靜惕堂集

閩行隨筆 范光文撰，見吳興張鈞衡適園叢書

遊鼓山記 吳江徐鉉撰

遊鼓山記 建甯朱仕秀

遊鼓山記 臨海洪若臬

遊鼓山記 吳江潘耒

武夷勝紀 闕名

武夷山遊記 侯官鄭恭

武夷遊記 陳朝儼撰

武夷遊記 同安林霍

武夷導遊記 龍溪釋如疾

遊武夷山記 錢塘袁枚

遊武夷山記 陽湖洪亮吉

九曲遊記 平湖陸榮

福建文化研究書目

閩江諸水篇 天台齊召南

閩遊紀略 華亭王鏊

閩遊偶記 吳振臣

以上諸篇皆見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王錫祺輯。

榕城隨筆 凌登名撰，見續說郛

閩行日記 清俞樾著

(未完)



本會簡章

私立福建協和大學文化研究會簡章

- 、定名 福建文化研究會
- 、宗旨 本會以發揚福建文化為宗旨
- 、組織 本會暫分風俗，語言，物產，史地，歌謠，民族等股(細則由各股另訂)
- 、會員 凡贊成本會宗旨者皆得為會員
- 、會費 每半年每會員暫定大洋四角
- 、職員 本會設常務委員五人(分主席書記會計庶務編輯等職)於每年第一次大會時選舉之任期一年每股設股長一人亦於大會時選舉之任期與常務委員同各股幹事由各股另定
- 、常會期 全體大會每兩月一次各股研究會每月一次
- 、權利 會員除選舉被選舉權外得享(一)增送本會刊物(二)閱讀本會書報(三)代為發表論文等權利
- 一、義務 會員除盡力宣傳文化事業外應盡(一)會費(二)調查各地文化(三)貢獻研究心得(四)介紹文化名著等義務
- 一、顧問 本會聘請對於本省文化素有研究之名人為特約顧問
- 一、會址 協和大學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得於大會時修改之

RECEIVED
UNIVERSITIES
APR 11 1932
JOINT OFFICE

Asian Culture

June 1932

CHINA UNION UNIVERSITIES
CENTRAL OFFICE

June

福建文化

第一集 第四期

一九三二年六月

發行處 福建協和大學福建文化研究會

目錄

研究福建民族的範圍和方法.....	吳高梓
中國南部的氣候與紫色光.....	馬 陳
福建宜否育蠶.....	治 心
漳浦的歌謠.....	蔡朝陽
福建文化研究書目... (第四續)	金雲銘

定 價 每 册 大 洋 五 分

研究福建民族的範圍和方法

吳高梓先生演講

黃關聰鄭長水張錫祐記錄

主席，諸位教授，諸位同學，兄弟今晚來這裏並不是什麼演講，祇是兄弟曾一度在貴校念過書的，彼此一家人來互相研究，互相討論一下子罷了，尤其是算不得什麼演誨。兄弟今晚所講的是關於研究福建民族的一點小意見，當然比不得什麼偉論，祇是小意見而已。

福建文化在中國文化史上並不算得十分落後。福建的地方，自古就有『海濱鄒魯』的稱譽。大家大多數是福建人，研究福建的文化當然是唯一切已的一件事。假使福建人研究福建文化，那簡直是一件笑話。當然研究福建的文化並不只限於福建人，有育的福建人對於此項工作總應多負些責任。貴校的教授，同學們熱心，所以有這個福建文化研究會的成立。以福建最高的學

研究福建民族的範圍和方法

府來提倡福建文化的研究，這是再適當也沒有的事。今晚能有機會與諸位教授，諸位同學見面實在覺得非常的榮幸，非常的快樂。今晚因時間的關係對於所要研究的題目只能夠很簡單地分做兩方面來講。第一方面是關於研究福建民族的範圍。第二方面是關於研究福建民族的方法。

(一) 研究福建民族的範圍 要研究福建的民族應先定出研究的範圍，定出範圍然後才有研究的標準，和研究的途徑。民族精神與國家盛衰是有直接的關係。這誰也都不能夠否認的事情。所以我們要謀團結全中華的民族，對於福建的民族，也絕對不應該放棄這種重大的責任。福建的民族大概可以分做六方面來研究。

(甲) 福建民族的來源和分佈 福建民族自古就不大被人注意。他們都被看做「化外之民」，不能與漢人平等。過去和現在在福建省中有勢力有地位的人，差不多都不是真正的福建人。現在大多數稱做福建人的，也不是真正的福建的民族。他們都是在數百年前陸續由外省搬來的。關於這一點就很少人注意到。所以我們要研究福建民族，我們對於福建民族的來源和分佈應有詳細的研究。換句話說就是對於他們來源的歷史和分佈的地理應用一番工夫來研究。

(乙) 人種方面 關於人種方面若在可能範圍以內就應當研究他們的身體結構。身的高低，眼形，眼的凹凸顏色，口的大小，髮的性質，色澤，鼻的形狀，頭骨的形狀，上下顎的大小，腦的大小，齒的數目，分佈和形狀，顏面色澤，手足長短形式等：都應加以研究。

(丙) 政治方面 真正的福建民族是沒有多少的文化，他們的政治組織是不大明顯的。不過對於他們關於政治方面，也有幾件事情應當研究的。他們的政治地位怎樣？對於族內怎樣，對於族外怎樣？他們有無政治的或類似政治的組織？組織法怎樣？他們的政治領袖怎樣產生？世襲，年長，選舉或互推？族制，鄉制怎樣？政治理想怎樣？當然對於政治方面所應當研究的還不止這幾樣。是

的不過畧示研究的範圍而已。

研究福建民族的範圍和方法

(丁)社會方面 關於社會方面很有許多應當注意的地方。他們的社會組織怎樣！社會控制的力量怎樣？社會適應的力量怎樣？社會意識怎樣？濃厚或是單薄？社會倫理的觀念怎樣？社會道德的標準怎樣？社會罪惡的種類和產生的原因怎樣？社會娛樂的種類怎樣？社會中心的力量怎樣？家庭組織怎樣？婦女的地位怎樣？男子的地位怎樣？家庭的特質怎樣？有沒有特別注重家聲，或家庭的榮譽？家族的關係怎樣？

(戊)經濟方面 關於他們的經濟方面應當注意和研究的至少有以下各點。他們生產種的類怎樣？生產的方法怎樣？生產的機關怎樣？交易的制度怎樣？交易的中準怎樣？生活的程度怎樣？生產的技能怎樣？勞動的時間怎樣？消費的力量和方法怎樣？普通家庭的進款怎樣？用耗怎樣？經濟的制度怎樣？

(己)民俗方面 民俗是一國社會勢力。他是民族精神的表現。美國社會學家孫楠末先生以爲『民俗是人類生活唯一的最重要的要素，他能支配人類一切的活動』。由此可見民俗對於民族生活的影響力量，更可見研究福建民族的人們研究福建民俗的重要。不過民俗的範圍很廣，現在只能就民俗的範圍內將主要的方面提出、(1)語言 語言是構成民族的一種要素。普通民族都有他們特殊的語言。福建舊有的民族雖然大部份是受漢人的同化。他們的語言也因此受相當的影響，不過在可能的範圍，總應想法子來對於他們的語句語音加以精慎的研究。語言是傳達情感的利器。研究他們的語言，也可以幫助找出他們的思想與習俗。研究民族的方言也是研究民族的一種重要的工作。(2)宗教 宗教信仰也是構成民族的一種要素。不同的民族常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和生活。要研究福建民族的宗教最少應當注意以下各方面。

(A)拜神的方面 他們對於神的觀念怎樣？神的種類怎樣？有沒有以風雲雨露山川草木鳥獸蟲魚爲神？神的屬性怎樣？有沒有女神？神的職能怎樣？有沒有廟會？迎神，神誕，賽會，香會等等？日期和設備怎樣？籌款的法子怎樣？迎神的儀仗怎樣？有沒有鼓樂，頂馬，彩亭，引彩，色子，文巡，武巡等等？主持這項工作的人是

研究福建民族的範圍和方法

何等人物？每次用費怎樣？廟宇有多小？廟宇的建築怎樣？(B) 拜祖方面 他們對於祖宗的觀念怎樣？祭祀的次數怎樣？祭祀的設備怎樣？用費怎樣？(C) 迷信品方面 他們所用迷信品怎樣？種類有幾種？是否自己製造或是購自族外的？對於迷信品的解釋和觀念怎樣？每年平均在迷信品上用費怎樣？(3) 風俗 風俗二字所包括的很為廣泛。現在只能夠就重要的標出以示研究的範圍。(A) 時令和節期 時令的計算，節期的遵令，守節的禮節，設備，佈置等；怎樣？(B) 婚嫁 關於男女婚嫁的習俗可以分做三方面來研究。一是婚前，一是婚時，一是婚後。關於婚前，應研究的是定婚和送聘的手續。定婚是不是完全由父母主持？有沒有媒人制度？有沒有『合婚』？定婚的禮品，儀式怎樣？送聘的禮品，儀式怎樣？用費怎樣？關於婚時，迎親的準備怎樣？出嫁的準備怎樣？有什麼特別的俗例？新郎的服式怎樣？新娘的服式怎樣？新娘上轎的俗例怎樣？有沒有用『伴娘』？女家有沒有預備粧奩？粧奩怎樣？新娘上轎和出轎的俗例怎樣？『拜堂』的儀禮，俗例怎樣？『進洞房』的儀禮，俗例怎樣？關於婚後，對於新家庭的責任怎樣？對於娘家的責任怎樣？產兒的儀禮，手續，俗例怎樣？(C) 祭祀 祭祀的俗例怎樣？祭祖的觀念怎樣？祭祀的準備，用費怎樣？有沒有家祠？或族祠？建築怎樣；獻祭的次數怎樣？(D) 喪葬 對於死人的觀念怎樣？死時的設備怎樣？用費怎樣？入殮時的儀禮俗例怎樣？守孝的俗例怎樣？喪時的設備怎樣？用費怎樣？出柩，安葬的儀禮，俗例怎樣？用費怎樣？墓的形式怎樣？對於風水的觀念怎樣？對於喪葬有沒有特殊的禁忌？(4) 神話 文明不大發達的民族對於自己的來源，自然界的現象，日常生活的特殊地方，往往有超理智的解釋。這種想像的解釋就產生了他們的神話。每個民族都有他們的神話，當然福建的民族也不在例外。研究福建民族的神話就可以知道他們對於他們來源的解釋，和特殊習俗的觀念。(5) 傳說 傳說與神話不同，在前者所用的對象是英雄偉人或習俗，後者的對象是神或屬神的事物。研究民族的傳說，可以找出他們思想遷變的痕跡。有時也可以知道他們對於特殊習俗的解釋(6) 歌謠 歌謠是民間文字的寶

研究福建民族的範圍和方法

藏。是民族真情的流露。他們有時是咏情的，有時是咏事，咏物的。研究民族的歌謠很可以找出許多關於民俗的材料。(7)謎語 每個民族差不多都有多少的謎語。有的是因特殊的目的以暗射事物的，有的是只供茶餘酒後的消遣的。研究民族的謎語可以看出他們智力的程度與方向。(8)寓言 寓言與謎語不同是完全負有暗示的特殊目的。有的寓言是諷刺的，有的是規勸的。多數的寓言是含有道德的意義。激勵民族的向上心。這也是民族思想的重要表現，研究民族的人們不應當忽畧的。

(二) 研究福建民族的方法 上面已經定出研究福建民族的範圍，現在可以再進一步來討論研究的方法。關於這個問題又可分做兩方面來討論。一是研究者的準備和訓練，一是研究時所應用的方法。

(甲)研究者的準備和訓練 研究工作之能否成功大部份是靠着研究者的準備和訓練。學術上的研究是絲毫不能隨便的。關於研究者方面，我認為應當有學識上的準備與技能上的訓練。(1)學識上的準備 就前面所提出的研究範圍而言，研究者就應當有歷史學，地理學，人種學，人類學，民族學，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民俗學等等的學識。不過我並不以為每個研究者都必須有以上各門的學識。要研究福建民族的也不用等有以上各門學識的準備後，方去研究。我的意見是最好研究者對於以上各門的學識都有相當的研究，不然的話，這種研究的團體至少應包含以上各門學識的人才。所以研究政治學經濟學或其他科學的同學千萬不可以為這種研究的工作，只是研究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民俗學的同學所應負的責任。我相信在 貴校裏頭對於這各門的人才都有，大家若肯努力，一定是有效果的。(2)技能上的訓練 (A)觀察力 研究者應有敏銳，精細，準確的觀察力。(B)記憶力 進行實地調查時，有時調查表是不適用的，所以研究者應有強健的記憶力。(6)語言 研究者最好能通他們的語言。語言相通可以避免許多研究方面的困難。(C)態度 實地調查時研究者的態度應謙遜，自然，溫和，談諧，有禮貌。對於他們應有豐富的同情心。對於研究的工作應具堅毅，耐勞的精神

中國南部的氣候與紫外光

(乙)研究的方法 研究的方法，簡單的說起來可以分做二種。一是歷史的研究法，一是社會的研究法。(1)歷史的研究法 歷史研究法是一種間接的研究法。在本省方面很有許多關於本省民族的材料是散見於各種筆記，雜錄，和省縣志書中。對於這種的材料應加以一番的整理。這種書本上的研究，應特別注意到版本，年代和真偽等等的問題。對於材料的取捨，挑選是應特別的審慎。(2)社會的研究法

社會的研究法是直接的研究法。就是採用實地調查的方法。歷史研究法的短處是在所得的材料是有時間性的限制。實地的調查不但可以找出關於過去的材料史跡，對於現在的實際狀況能有充份的明瞭。實地調查所得的材料也比較書本上的記載確實的多，明顯的多。要進行實地的調查，事前必須有詳細的計畫和準備。本省多山本省的原有民族多是聚族而居於山嶺叢林之中，加以本省各地多匪，事前非有相當的準備，實地調查是很難做得到的。調查時應僱本地的助手，熟識本地的情形，地理，能通本地的語言，以利調查的進行，對於調查地的居民應特別與他們聯絡。他們如有家長，族長，村長或鄉長，與他們聯絡很可以得許多的幫助。調查時應力求避免他們的猜忌。千萬不可心急，心急有時反致誤事。調查時是否使用表格須看當地情形決定。不過調查表總須簡單不可繁碎。調查後，對於調查的材料，應審慎地整理，編成報告書。以上所說的方法並不是什麼「揆之百事而皆準」的『天經地義』。調查者，研究者總應知道，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因人制宜，那麼對於所要研究的一定有相當的成績。

中國南部的氣候與紫外光

馬 陳

中國南部雖屬半熱帶，然因其處於歐亞大陸之最東部，故一年中氣候之變遷亦最劇烈。世界各地居於大陸東部之人甚多遷徙至西部以求得較良之氣候。西藏之氣候冬季雖甚寒冷，夏季却比較溫和。離中國南部海岸百五十哩地方有許多山，高度

中國南部的氣候與紫外光

約三千呎。這是飼養牛群製作牛乳及其產品的好地方。近海地方也有許多低一點的山，那也都很合這個用處。青草須多收集些藏在穩固的秣窖裏頭，以備乾燥季節之用，若是能夠在沿海地帶多植些樹木，那尤其可以使氣候之變化不致太過劇烈。

在中國南部，夏季的風多來自西南方之海，因此空中無時不充滿着濕氣。秋末至孟春之間，氣候較乾，然而雲霧常蔽滿天空。自是以後直至翌年夏季，氣候均係潮濕。冬季時節，風來自西北方，此種大陸風使冬季氣候倍加寒冷。

在這些低凹的近海平原上，四季之中大部分時間皆有得不到充足紫外光逼射的缺憾。爲着分子共振(Molecular Resonance)(或稱原子衝動(Atomic Excitation)的緣故，紫外光逼射在經過那充滿着濕氣的空氣低層的時候多變爲可見的光線。有一個很好的證明就是在這些地方所照的相都不甚明晰原因就是紫外光的逼射不夠。最近有人證明植物受着紫外光某部分的作用以後，便能夠自己製出生活素丁(Vitamin D)我想科學家不久必能証出他種生活素也能夠由紫外光他部分之作用把數種原質綜合而成。紫外光只是日光之一小小部分罷了，食物中所包含生活素之量是那麼小，也可以由此解釋。飼養在高山上之牛羊所產之乳及肉所包含的生活素無疑地必比那些河海近旁的平原所產之米及蔬菜所包含的生活素多，因爲這些平原所特有的潮濕的空氣已經把紫外光變了性質，失了組成生活素的效力了。

福建邵武縣一位西國醫生名勃勒斯博士者，發明一種防止牛瘟的藥，使牛的死亡率可以大大減少。此舉對於國家民生問題上發生很大的影響。希望各地畜牧家都知道去採用牠。

戶內工人或公司商店之夥計很少受到日光逼射的機會。他們應該在工作室內安置石英(Quartz)製的電燈泡，因爲紫外光能透過石英而不能透過玻璃，電光中小量之紫外光能夠把我們皮膚內數種原質綜合成爲生活素丁。每餐之前，青菜都要放在這種電燈泡之下半小時。醫院都要安置紫外光燈以備治療之用。養鷄鴨的人也要使用這種燈，因爲鷄鴨是食物中很重要的一種，雖然價錢貴一點。

福建宜否育蠶

若是要使大多數民衆都能夠明白而且相信那些缺乏生活素的食物對於身體健康之大妨害，最好在一條通衢上租一間房子，在裏頭飼養些老鼠，給以不同的食物。過路的人特別是年青的中學生都要請他們進來參觀，指示他們缺乏生活素的食物使老鼠所生的可怕的病狀。

福建宜否育蠶

治 心

予昔至廣州，參觀嶺南大學，有育蠶所，成績優良，勝于江浙，以其地氣候和暖，年可八熟。前年抵福州，協大克教授曾亦有育蠶之試驗，成績若何，不得而知。越年，克教授返國，協大育蠶事業，遂亦中輟。問諸當局，據云福建土地氣候不宜育蠶之故。近讀施可齋閩雜記有兩條，謂閩地不宜蠶桑。道光時有陳滋圃方伯，曾發公帑萬餘，提倡蠶桑，由嘉湖購桑秧載蠶種，並僱老嫗百人來閩教授，又刊圖說一編，分施勸導，究之費罄而功不成。先是乾隆時李拔知福州府時，亦嘗為說提倡，然終未有成效。可見歷來欲在閩省興蠶桑之利者，正不乏其人，然而卒至失敗者，何哉？說者將歸咎于氣候與土地，以為福建氣候潮濕，蠶易致病；土性堅硬，不宜樹桑，寧德縣志曾記張君實閩地利不在蠶桑說。以為閩地上界山，下瀕海，非平原曠野比，故不宜于蠶桑。

竊嘗疑之，南方天氣溫暖，育蠶成績，往往甚佳，證諸史籍，有可信者。例如：吳錄云『南陽郡一歲蠶八績』，南陽為湖北襄陽地，湖北在長江流域，尚能一歲八績，八績即八熟，左思吳都賦亦云『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是則隋書所謂『江湖之南一年蠶四五熟』，不足奇也。太平御覽引林邑記云：『九真郡蠶年八熟，繭小輕薄，絳弱綿細』。攷九真在粵桂之南，界交州。永嘉郡記亦有『永嘉有八輩蠶』之說，所謂八輩蠶者，註謂自三月以至十月凡八次育蠶之名。唐書又有『天寶中益州獻三熟蠶，墜厚白淨，與常蠶不殊』云云，益州為四川或雲南地。如此，則可知

漳浦的歌謠

南方各省，育蠶皆能有三熟以至于八熟者，豈獨福建不能耶？

南史曾載有建安綿好，宜於過冬，可知建安不但有綿，且優於他處。天中記載梁到溉守建安，答任昉索綵緞時，有『余衣本百結，閩中徒八蠶』之句，如此，建安不但綿好，且有綵緞，亦蠶能八熟也。是則閩省亦曾以育蠶著稱矣，今何以不能興蠶桑之利耶？

予爲浙湖人，知湖人之重視蠶桑，所恃以爲生活者，殆十之九。其終年工作，無間男女，多半注力於此，所樹之桑，枝高幾及丈，秋冬之間，修剪旁枝，刮去蟲窠，桑地上不使留一草莖，盡鋤去之，年必汲起大河中泥土以爲培壅，是以及春所生之葉，其大如盆，宜其蠶食之而有力也。今福建栽桑者甚少，有之亦皆槁瘦不堪，葉小如鼠耳，此皆不知培壅之故，苟能以江浙樹桑之法，培植閩桑，予信必能較江浙爲優，以證其他植物之易長，皆優於長江流域。桑盛則蠶必健，產絲亦必佳，年可育四五次，較江浙年僅育二三次必更多也。根本問題，是在如何栽桑，苟能於此加以研究，欲興蠶桑之利，恐不難也。

漳浦的歌謠

蔡朝陽

歌謠是一種的民間文學，我們曉得了。民間文學是表現一般民衆心理的產物；它和社會生活關係的密切，與在現代社會上的價值之重要，誰也不能否認的。試看那：屋角樹陰，燈前月下，何處不是民間文學的講座；農夫蠶婦，黃童白叟，那個不是民間文學的信徒。據最近的統計說：中國人不識字的佔百分的八十五，但我們可以說中國受民間文學洗禮的人，至少也佔有百分的八十五。因爲不識字的人，很少很少是沒有受過民間文學的教育的。這話凡是常和民衆接近的，大多數是承認的，因此，已可見民間文學是如何的重要了。

漳浦是閩南重要的一個縣份。據最近戶口調查的統計說：全縣人口當在廿五萬

鄉約歌

八以上，面積可有一萬多方里。在這區域內民間文學的發達，實足有可言之價值。可是民間文學內含外包的範圍甚廣，漳浦的民間文學是否包羅萬象，應有盡有；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我相信歌謠是在漳浦民間文學中佔第一把交椅。

漳浦的歌謠很多，如要把它類別細分起來，固然可得多種。許多的歌謠中是常常負有輔翼，指導或針砭及警勸現社會的責任的。就性質來說，歌謠或為表現生活的狀況，或抒情，或敘事，或訓誡，或咒罵，或歌功頌德……等等不一。下面我先舉出“鄉約歌”來看看，便知其屬於敘事歌這一類的了：

鄉約歌

烏煙 1) 出世身亭亭，
席東出有陳炯明；
炯明做人真倜儻，(2)
害阮(3)百姓烏煙都齊聲；
種了一年兩年收，
孰知張毅坐漳州
坐了佬寵權，
緊緊(4)會民團；
民團會了未甚久，
南峯敬承掠縣主；
掠來緊縱縱。(5)
趕緊去點兵；
點了一名兩名行，
古錐擊死在縣前；
縣前無身屍。

陳珣來助礮子；
助去四五十箱，
死北仔(6)落社搶衣裳；
搶到富有有，
白石後社打神父；
兵仔丹講話講檜浮，(7)
去給白石後社偷牽牛；
牽到橋頭下坑，人燒厝，
厝頂聳火煙，
楊仔烏包煙捐。
頭期繳十塊，
二期繳廿五。
三期還沒繳。
楊仔烏一家散了了。

病子歌

- (註) 1, 烏煙, 即鴉片煙, 2, 僥倖, 做違心做事的意思解,
3, 阮, 我們也。 4, 緊緊, 趕緊也。
5, 緊縱縱, 匆匆惶惶的意思。
6, 死北仔, 指罵北洋軍閥治下的軍隊也。
7, 檜=不會, 讀如賣。檜浮, 沒有效力的意思。

這一首的歌謠, 是漳浦最近世的敘事歌, 我相信除了在漳浦一縣以外再也找不到可有這歌流行的第二個地方。凡是漳浦的人, 誰也知道這首歌從產生到現在只不過是七八年的光景。在這七八年的短時期裡, 這首歌居然傳播到縣城內外一帶去了。由此已可想見歌謠廣佈的力量和速率是很大又很快的。實在的, 這首敘述鄉約的歌謠, 在漳浦最近過去的歷史上確佔有相當的位置, 這是漳浦人都會承認的。漳浦的地方, 自民國成立數年以後直到現在, 人民慘受煙苗捐的遺害, 真是無以復加了。這首歌便是描寫詳盡的記載。這歌自從陳炯明駐紮漳州的時候敘述起, 直到民國十三年漳浦會鄉(即組織民團也)和北洋軍閥張毅抵抗不幸慘遭失敗的時候止, 在這十來年的當中, 浦民所受煙苗捐的痛苦, 已由字裡行間無形流露出來了, 至於民團失敗鄉村慘被張軍蹂躪的實況, 可謂敘事恰切而無無過無不及之憾了。我愛這首歌, 因為它能夠叫我追憶起浦事過去一點的痕跡, 因為它是浦事最可靠的有歷史價值的一首無文的記載的歌謠。

復次, 我再提出另一闕通行於浦的歌謠, 以餉同好者; 這便是有口皆碑的所謂“病子歌,, 的了; 內容如下:

病子歌

“正月桃花開,, ”

“娘今病子無人知。”

(註: 娘, 指妻子也)

“我今問娘要什麼?”

“要吃山東香水梨。”

“二月春草青,, ”

病子歌

“娘今病子面青青。”

“我今問娘要什麼？”

“要吃朱蠟煎蒜青。”

“三月人播田，”

“娘今病子心艱難。”

“我今問娘要什麼？”

“要吃刺瓜炒土蠶。”

“四月日頭長，”

“娘今病子檜起床。”

(註：檜=不會，讀如賣，)

“我今問娘要什麼？”

“要吃郊邊酸楊梅。”

“五月人爬船。”

“娘今病子心悶悶。”

“我今問娘要什麼？”

“要吃海澄雙哥論。”

(註：雙哥論是海澄縣一種很有名的糕品。)

“六月六熱熱，”

“娘今病子檜快活。”

“我今問娘要什麼？”

“要吃紅鱗蘸芥辣。”

“七月人播稻，”

“娘今病子心虛虛。”

“我今問娘要什麼？”

“要吃鯁魚羹筍絲。”

“八月是中秋，”

“娘今病子面憂憂。”

“我今問娘要什麼？”

“要吃縣前大中秋。”

(註：縣前街的中秋餅也)

“九月九降風，”

“娘今病子心忙忙。”

“我今問娘要什麼？”

“要吃鴨母燉洋參。”

“十月人收冬，”

“娘今病子心空空。”

“我今問娘要什麼？”

“要吃老酒炒雞公。”

“十一月是冬天，”

“娘今抱子倚床邊。”

“我今問娘要什麼？”

“要吃咱子彌月丸。”

“(咱=我們的)

十二月是年邊，”

“娘今抱子倚門邊。”

“我今問娘要什麼？”

“要穿銀羅和紡絲，”

“要吃山珍和海味。”

福建文研究書目

這首‘病子歌’流行的範圍，雖遠及於漳泉一帶，但於漳浦特盛。這首歌的來源及背景，已無從稽考了。很小的時候，我就會背此歌了。論起這歌的價值，究有多大的重要，固難一言說盡，但它却有激發民衆唱以取樂，開心，及抖擻精神的效能。唱的時候，男女各一，彼此對答，是多麼有趣呀！可是女孩長了，男孩唱的時候，往往找不到對唱的女伴，因此男孩自己一唱一和，津津有味的樣子似乎也未會如何的減少呢。這歌的性質很複雜，說它帶點滑稽性未始無理由，但說它不是切近事實的生活，又似乎不可。所以說：它是好像遊戲歌，而實是一首情歌，同時也可以說是一首生活歌。說它是童謠固可以，但它又是一首的山歌；因不但兒童多能口誦，成人也唱得特別有趣。真的，這首‘病子歌’是流行於漳浦民間的歌謠，同時也是一種的唱本。漳浦人自會曉得，每值鄉例俗節在做社戲（漳浦人叫做‘戲仔’或‘馬仔’是）的時候，便很有機會得以聽見這歌從台上的童優伶的口裡唱出來的。我還記得，剛我八九歲的一個時候，我偷偷地跑去社戲去了，（因我的親長嚴禁他們的兒女看戲，故須偷偷地走），那回剛好戲台上在扮演此歌，不知怎的，該時的印像，還很深刻地印在我的腦中呢。如今我寫到這首歌，我追憶起去，我還彷彿看見一個小旦和一個小丑的影子幢幢於我的眼前哩，真是有點趣味了。

福建文化研究書目(四續)

金 雲 銘

天下郡國利病書百二十卷顧炎武著是書內有福建六卷，於福建各府縣地理，軍政，戶口，賦役等均有詳細說明。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一千三十一至卷一千一百十，共八十卷；爲福建部。對於各府州縣沿革，疆域，戶口，田賦，兵制，山川城池，公署，學校，風俗，物產，古蹟，藝文等俱有詳明記載，亦福建總志之重要者也。

福建文化研究書目

長樂志四十卷。陳氏書錄解題云府帥清源梁克家叔子淳熙九年序。永嘉陳傅良君舉通判，州事大畧皆出其手。（見馬氏文獻通考）。

長樂圖經。宋長樂林通撰。袁正規序云：長樂在十二邑中地非沃壤，魚鹽之利歲上於公家者居諸邑冠。通元祐間人，是書博採文物之盛，山川之美，爲之圖經。

長樂財賦志十六卷，宋長樂何萬著。

宏治長樂志明劉則和等撰。則和字樂成長樂人。是書因林通所作圖經畧而不備；邑令王渙乃延則和纂是志。

萬歷長樂乘八卷。明鄭世威著。世威亦長邑人嘉靖己丑進士。

延平志十卷。文獻通考引陳氏書錄解題云郡守新安胡舜華舉汝士與郡人廖拱，廖挺哀集；時紹興庚辰也。序言與江志並行，蓋其爲建昌守亦嘗修圖志。

宏治南平縣志明黃仲昭所修。仲昭除修此志及八閩通志外，又有宏治邵武府志二十卷及宏治延平府志。

嘉靖延平府志明鄭慶雲撰。又嘉靖延平府志二十二卷明游居敬撰。

萬歷延平府志五卷。明吳必學輯。

乾隆南平縣志稿清官志涵撰。又嘉慶南平縣志四十二卷應丹詔著嘉慶十三年修。

順治延平府志清吳殿齡修。

端平延平府志目見延平府歷代修志姓氏。

乾隆福安縣志。清侯官張伯謨撰。謨字思訓，乾隆舉人。

康熙壽寧縣志。該志修於康熙二十五年，爲柳上芝等所輯。

武陽志元黃鎮成纂。案晉明帝太寧元年改邵武爲邵陽，一作武陽。

武陽志畧一卷。元陳士元撰。又武陽志明上官祐著。

成化邵武府志三十六卷。明寧堅輯，成化癸巳知府馮孜修。

萬歷邵武府志明侯袞撰知府魯史序。

福建文化研究書目

邵武府志稿十五卷清張 - 魁序

邵武府續志清侯聘輯。聘官邵武府教授。

嘉靖邵武府續志明趙命台纂。

和平里志宋上官口纂。和平里在邵武縣南鄉，里有危氏，上官氏，黃氏三姓。

福州府志 按乾隆十九年知府徐景熹福州府志凡例云：明府志凡四修：一修於正德庚辰，一修於萬曆己卯，一修於萬曆壬子，其一為萬曆間郡人袁表撰千頃堂書目所載林廷，林燦，袁表，林材四家是也。此外又有劉世楊林炫合撰府志，則在所稱四志之外。

福清辨明郭萬程著。萬程福清人嘉靖乙未進士。

乾隆福清縣志二十卷林昂撰。福清志重修於康熙壬子，三修於乾隆間，是志折衷舊志，搜訪舊聞，以成是書。

連江縣志十六卷。清李滂修滂字叙範，連江人，又清鄭霄亦有連江邑志十六卷。按福建通志載清陳潤亦有連江邑志二十九卷。考之連江歷代修志姓氏，無潤名，與鄭霄志同例，而是書卷帙較多，豈同時各有纂輯歟？

連江續志二卷。清陳暉烈撰。

崇安縣志四卷。明李讓著，其書凡分五十七門，猥雜殊甚。

嘉慶崇安縣志十卷明章朝著，是書係嘉慶十三年修。

永樂崇安縣志四卷。明邱錫等撰，又隆慶崇安縣志八卷為邱雲霄所輯。

雍正崇安縣志清張彬輯

德化縣志清王必昌撰。必昌字喬嶽，乾隆乙丑進士。

續羅源縣志十二卷。清陳大經纂。羅源縣志自崇禎時章簡修後，至康熙六十年，百餘年矣。大經旁搜博採，續成縣志十二卷，存之篋中，適其時知縣王楠欲重修，乃出之，以資考核。

乾隆泉州府志七十六卷。清黃任，等輯。

福建文化研究自書

嘉靖泉州府志二十六卷。明晉江史于光修。又隆慶泉州府志二十二卷，黃先昇修。其序略有于泉爲七閩上郡，獨宋淳祐間有清源志，嘉靖間史于光公始修之，逮今又四十六年矣云云。

萬歷泉州府志二十四卷。黃鳳翔撰。又隆慶間李熙亦有泉州府志。淳祐泉州志目見泉州府歷代修誌姓氏。

泉南錄 目見遂初堂氏書目。

萬歷漳州府志明謝彬纂

漳州府志三十八卷。明張燮徐鑾同撰。又清林夢斗蔡世遠亦撰有漳州府志其書已不可考。

漳州圖經明吳與撰。

萬歷漳浦縣志十六卷明王應顯等同輯。

萬歷漳州府志三十八卷。明劉廷蕙輯。

淳熙漳郡志宋莆田李倫翁亢，福州許楸等同輯。

正德漳州府志三十四卷，明周瑛修。目見天一閣書目。

漳浦縣續志清陳夢林撰。

清漳新志十卷馬氏通考引陳直齋言曰司理參軍方杰撰。

寧德縣志十卷。清張君賓輯。乾隆四十六年修。

宏治南安縣志十五卷。明傅凱修分三十六子目。

南安志二十卷補遺一卷。宋方松卿許開同撰。目見直齋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但著許開，且無補遺一卷字件。

福安縣志清李襄猷輯，康熙十六年修。

萬歷福安縣志九卷，明陳世理撰，又續志係劉元祐所纂。

崇禎福安縣志陳曉梧撰。

乾隆福安續志二十六卷，陳從潮等輯。

